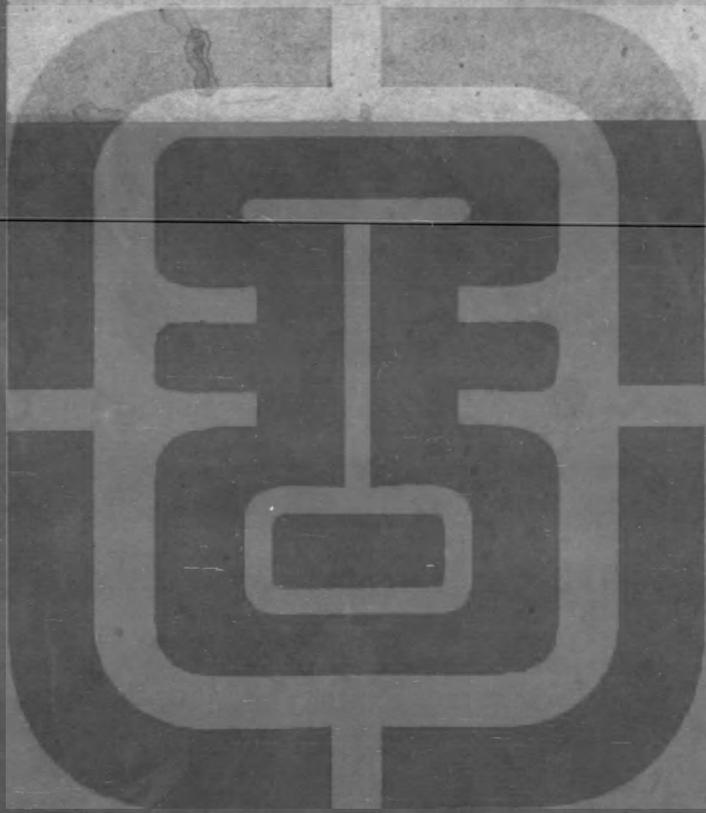


謚議
碑
封禪
儒道釋

文苑英華

八百四十一至八百五十



謚議下

駁贈工部尚書馬暢謚議一首

太尉晉國公韓滉謚議一首 左常侍柳渾謚議一首

駁右僕射鄭珣瑜謚議三首

駁左散騎常侍房式謚議二首

駁贈司徒李吉甫謚議一首 贈太保于頔謚議一首

晉世子謚恭議一首 改恭太子謚議一首

駁贈工部尚書馬暢謚議 韋奕

議曰太常考馬暢之行舉夙夜就事廉方勁正之敬以易其名異乎無所苟於言也比建中興元間暢以父有征討之勲推恩而授爵位父薨家富於財以酒色自娛貞元中嘗傾產交中官因獻田宅以求幸德宗薄其人而終不信

用坐前與孤姪寡嫂分居析財醜聲聞於一作時歿後使

孳子孀妻披姦挾私公言盈于庭此皆章著於視聽者可

一作以謚為敬乎議者云先司徒之籌畫而暢揣摩者策

無遺焉暢參訂計一作於閨庭之內苟所言屢中而不可隱

當指明其効實而書之俾行道者無所惑不然則莊武公

之才略光于典策矣而乃飾虛辭以攘其善為子請謚得

非繆盩之甚邪又稱名儒端士皆從之遊未知孰為其畋

漁一作田蘇耶孟軻云尹公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夫為端

士而遊乎暢之門況謚法夙夜就事者以其績用可紀非

謂其曠日彌月以至乎或作終身也廉方勁正則暢處已

行事未嘗造次而踐其途焉何以謚為敬乎大凡言功伐

議德行遵一作其迹有以勸善貶其名有以懲惡固非庸

者事也如暢之輩烏足以黷典法哉若有司以有為而為

之則宜乎勸一無貶之例也請下太常重定其謚博士崔詵

一作皆唐會要

太尉晉國公韓滉謚議代太常博士顧況

議曰韓滉天然風操自建名實馭下威重允凝績用頃天

下兵興務給財食月計億費王府一空中歲滉領小司徒

實專出納平準齒革之材負遷衡之賦邸無斂貨市均

靡物加以蓄用殆復充盈洎擁旄吳楚封略數千里盛名

火烈豈疑作而斯畏嚴令山鎮不可輕沮諭意維揚則張

璠之謀戢矣飛書斬將則沈清之亂平矣采衛邦伯文武

陪寮怙勢之徒負阻之族莫不軋軋顯如也且天寶以

來江左無物產資贍文法浸寬貪夫徇財小人貪趨利求

茲官者十恒八九滉柅能制動絲克理禁過之所至刑必

糾之非簡能之不知方矯時而為理興元初姦究偷變震

驚我師混首獻方物奔貢漢中慶賜遂行邦用由濟貞元
初歲不有秋秦將歉食上憂乏用人人大搖混發廩救災
不俟終日萬鍾繼至二輔斯給昔蕭何轉漕關中寇恂資
用河內皆以勤王幹蠱推功第一若敵而言則混之功非
細也爰命作相咨以財計用統邦一作賦漢粟誠多超古
之才高謝主臣而已會登用日淺其道未光然累行疇庸
可得而擬謚法曰慮國忘家曰忠安君不念己危曰忠混
安國荒饑濟君艱難屬時多虞立權脩賦危已從怨忘家
在公得非忠乎謚法曰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混
剛而得位師克以貞今出推行刑其必犯得非肅乎臣聞
舉善不必求備易名是其大者昔謝琰定謚特以忠肅褒
榮何曾議謚詔以忠肅追美稽混勲勞無忝前烈伏請謚
曰忠肅謹議

二輔

疑作二輔
或是三轉

左常侍柳渾謚議

柳宗元

尚書考功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瘴惡王教之端

自周公已

集作

來謚法未改謹按柳公累歷臺閣

集無此
二字

清貫茂著名節貞亮存誠潔廉中禮納忠為諍

集作

臣之

表出守乃牧人之良刺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

奪更名而純誠克彰遂踐鼎司以匡王國奉上盡五陪輔之

志退並有推讓之高珪璋問望洽於人聽所以聳厲在位

關於政教聲聞王者其事寔繁褒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

既當族屬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敢徵於故事

謹具署其懿績布以愨詞定謚之制請如律令謹狀下太

常博士裴堪謚議曰貞奉勅依

宗元乃渾之姪孫作此議上考功或是裴堪因其

說而就謚曰貞故載之謚議

駁尚書右僕射鄭珣瑜謚議太常博士徐李巽

議曰夫謚所以昭德也德既昭矣則文無以加焉故相國鄭公端操特立寡言慎行及居台司有蠲逋恤人之美有知難不汙之節雖無文若之進拔無孟子之是非無賑施之仁無謗諤之義然足以稱賢相也夫文者大則經緯天地次則潤色王猷周文以至德為西伯季孫以道事其主咸謚曰文為美無以尚也亦焉用兩字然後為備哉竊觀一作兩字之謚或有兼德一作一字不足以盡盛德之形容故有兩字生焉然亦興於近古非三代兩漢之事也夫舉典之道信其正不信其邪春秋之大旨也則兩字之謚非春秋之正也故相國鄭公之謚為文足矣焉用獻哉為獻可矣焉用文哉兩字兼謚竊所未論請下太常重定謹議

一作皆唐會要

又議

議曰鄭珣瑜令德清規坐鎮風俗理人而善政浹洽作相而謀猷密勿其終始事迹當時罕儔所表以賢易名寔曰文獻夫文者煥乎太行獻者軒然高名合而褒之厥有經義亦猶貞惠文子累數其功至于再三以勸事君者今奉駁議其無進拔無是非無賑施無謗諤且曰二字之謚非三代兩漢之事愚以為異一作之駁所謂進拔者豈不以推擇群萃致之於庭乎珣瑜往司衡銓暨當鈞軸流品式叙英髦在朝若無獎拔之明則何以至此但如來議寡言慎行故其端兆不可得而窺也當先朝之日上體不平姦臣王叔文招擅一作權作朋將害于國其視丞相如無也輕議一作是相府不循舊章珣瑜意雖能誅力固不足移疾高謝萬情所歸則是非之明孰大於此夫所謂賑施者在禮家施

不及國賢人君子廣愛爲心莫不開移物之源布厚生之
政曩者恤災患免逋租亦旣當之矣其於篤親庇族衣無
常主踐名教者誰則不行若以分孤寡之資同於賑施則
於一無此 珣瑜二字 珣瑜一字 有所羞言也奚謂無哉至如謇謇匪躬
前議已書其微婉矣旣承高諭敢不指明德宗季年李實
爲京兆尹殊恩書接貴倖無比而實以羨餘稱代莫之敢
非珣瑜衆詰所由上陳利害且曰取於人而未酬其直焉
得有餘是其言不可謂之無謇謇矣伏以國朝宰輔謚文
而兼字者代有人焉故房玄齡謚曰文昭狄仁傑謚曰文
惠魏徵陸象先蘇瓌宋璟張說崔祐甫並謚曰文貞劉仁
軌劉幽求姚元崇裴耀卿張九齡並謚曰文獻李元紘韓
休並謚曰文忠薛元超曰文懿盧懷慎曰文成蘇頌曰文
憲楊綰曰文簡其餘不可悉數若以文包美不宜以他字

配之則房玄齡狄仁傑以降昭惠貞獻忠懿成簡皆不得
正矣我唐聲明文物垂二百年更閱群才發揮王度豈議
名之典獨未得中耶不然何輕阻一作 之爲駁正所設但當
論謚之當否不宜詰字之多少少有不當雖一字可乎若魯允宜
雖二字何害如韋巨源附會兗黨李北海奪其嘉名所言
至公人則悅服今旣曰賢相而又非之君子於其言豈得
苟而已乎若云二字非三代兩漢之規則又異乎愚所學
者矣夫威烈慎靜史作 周王之謚也文終文成漢祖之佐命也
霍光爲宣成孔光爲簡烈中代之勲德也劉寬爲照烈楊
賜爲文烈東郡之鼎臣也安謂其無二字哉况文之爲謚
一作 其義多矣有經緯天地焉有忠信接禮焉有寡立不
懼堅強不暴焉有敏而好學不耻下問焉夫匪一端各有
所當若皆俟西伯季孫之德然後稱文則魯侯與文伯歟

之類皆不爲文矣故誅謚之制因時一作特推別前狀議珣瑜之行曰爲一代之名臣斯其旨歟謹上採禮經旁觀舊史參諸國典以定二名請依前謚曰文獻謹議一作皆唐會要

又議

李巽

議曰鄭珣瑜兩字之謚今太常請依前謚曰文獻者夫謚者春秋褒貶之旨也仲尼書法隨類推廣雖一字褒貶其文猶博蓋欲指明事業以昭示後代俾後之人懲其惡有弼勸其善故不可苟夫謚一字正也堯舜禹湯周公邵公是也兩字非正也故謚法不載或人臣不守彝章苟逞異端考烈慎靜史依是也或特主之權以功德加厚於臣也蕭何霍光房玄齡魏徵是也不當加而加僭也孔光劉寬薛元超李元紘是也三字過也真惠文一有是也亦謚法所不載也古今無有也公叔文子謚一作是衛君之過也衛之

亂制也不然即記之失也以一美如一字即堯舜禹湯當累數十字以爲謚也夫禮記者非盡聖賢之意也非盡宣尼之所述也當時雜記也昔后蒼爲曲臺記其弟子戴聖增損判定爲小戴禮今禮記是也若盡宣尼之所述即戴聖豈得而增也昔宣尼修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詞以知禮記非盡宣尼所述故戴聖得一作後以增損也則貞惠文子之謚衛君君亂制也古今無有也非宣尼所述又何足法哉鄭珣瑜和茂脩整始終無闕可爲一作謂美矣至於議行考功而度越等輩比於鄴文成梁文昭魏文貞則不侔而謚號無差輕用國典失春秋之旨矣向者鄴梁數公皆經綸草昧輔翼興王以道輔君致於化洽彰灼千古言之者凜然生敬而以珣瑜齒之豈無愧於心哉夫數公者皆時主感風雲之會懷謨明之美故加於常典以明其德亦所以

篤君臣之義也然非正也權制也若後之人非數賢之比則當循常以避數賢地也其劉仁軌薛元超李元紘加字之謚皆黷國典而昧彝倫言之可爲寒心豈當舉之以爲訓也其餘姚元崇宋璟劉幽求或輔相一代致理平之化或忘身徇難成中興之業又豈珣瑜之以典選爲進善以辭疾爲嫉惡邪皆尚口僞辯非守典確論也夫以典選者皆爲盡善耶若然者則國家有天下二百年何裴行儉馬戴盧從愿等數賢獨稱於時也值資署置謂爲進善異乎余所聞也又珣瑜之病數月而終豈僞疾耶一作借使僞疾尤可恠也昔子路之冗食家臣獨殺身徇難而珣瑜履台輔之重當危難之際居平則饗其高爵厚祿見危則奉身自保以此爲是非之明即董狐之書趙盾爲妾作也珣瑜之辭疾可責於太常舉以爲德信君臣之義非常人

所知也珣瑜之下詰李實誠中其疾可謂美矣然則珣瑜自始筮仕至於啓手足垂四十年歷諫職持風憲其中忠規激發恐有過此者今太常舉其下詰李實未爲多也謂爲謬謬者衆矣豈能使汲黯魏徵有慙色哉前巽議云三代兩漢無二字之謚此未一作未學之過也無苟今君之進善無孟軻之是非無文子之賑施無周舍之謬謬以珣瑜之行清而無闕可爲掩之不足辨也今所議兩字之謚亦又不當其議固一作故不足斥也前巽之言過矣但兩字之謚如等之美以蕭何房玄齡言不在珣瑜也巽雖不敏至於言謚美以感一作或人聽此嘗所激切而不平也終不欲有借齒於蕭何房玄齡之宗一作又不欲有造次擬於魏文貞姚元崇宋璟劉幽求之謚言悟主直茂績殊勳也夫前車之覆後車所以易轍也前有司之失後有司當有以矯之也

不矯之則逶迤遂達以至亂制此有國之誠也考烈靜慎
孔光劉寬薛元超李元紘之同於禹湯文武蕭何霍元光房
玄齡魏徵前有司之過後之專筆削者宜有以矯之也不
矯之典禮寢亂矣有司不可以尤而效之也不可以黨所
見而遂僭典也鄭珣瑜兩字之謚請下太常重議若瑜一字
不足盡珣瑜之盛德必須兩字則敢俟再告謹議

竟從復議
謚文獻

一作皆唐會要

駁左散騎常侍房式謚議

大常博士陸巨謚
曰傾軋度度駁之

常軋度

議曰詳觀貞元之末西蜀之事逆堅劉闢構難之初兇邪
叶謀噉嘯相聚年深事遠十不記一然而魄磊不平鋒刺
豐深者藏骨髓請舉其梗槩一二焉式自忠州刺史故
太師奏授劍南西川度支一作度副使後兼御史中丞又剖
符蜀州是時貞元十八年也式因晝日昏睡如醉經宿乃

寤詢

一作

其左右僮僕不知其所從來後逾年却復使職

會故使太師薨歿劉闢潛扇逆謀禍亂始胎式遂倖姦人
之意為譎恠之語謂闢曰乃者蜀州昏病之中見公為上
相廬文若為侍郎儀衛甚盛富貴極矣他日無相忘賊聞
大喜布蒲軍縣自以為神授非人力也賊每接賓客肆談
論撫群邪申號令未嘗不以是為先深自以為祥兆也豈
不因式作異言鼓妖孽感亂平人堅一作壯兇險不然何
區區之蜀瓊瓊之寇王師討伐經費萬計崎嶇阻險留年
乃拔何哉蓋以式深為浹洽之辭激切臣固不然何盤抵
固根之甚也故使太師求貞元年八月其時軋度任殿
中侍御史前使度支一作度判官劉闢自攝行軍司馬節度
留後九月初軋度被逐攝簡州刺史名雖守郡其實囚之
明年四月追迴勒攝成都一本有縣令其時授闢西川節

度詔命初下東川之圍未解乃召募亡命兼收管內鎮兵
張皇虛聲扇一作或郡縣發兵七千馬畜三萬號爲十五
萬人轉牒塾屋以來縣道郵次酒肉畢具芻茭無匿署牒
首日關副曰式叅謀曰符載今下之日妖氛一作全興下
愚沸騰貪冒姦黨奔走叛命肩磨轂擊爭死恐後走當此
之時邛蜀震驚田野廢業竄伏山谷邑居人吏分散道路
如此之時一作非得之於人皆親所聞觀時賊圍逼梓州
之日一無此又王師諸軍稍稍繼至猖狂兇寇不復張矣
然嘗察式爲人柔而善佞不義不信一作不不然何劉闢
文若喬規符載皆咨諏執禮拳拳以事之以斯而言可以
知其所止矣伏以聖上法維天之度崇納汙之弘雖玄澤
滂流鼓盪昭洗然易名之典在正根源苟非其人不可加
美如式西蜀之事大節已虧缺矣何面目以求謚焉傾之

爲謚頗乖前狀請下太常重定謹議一作皆唐會要

又議

李虞仲

議曰式之在西蜀也入人耳目其事熟矣固非愛之者所
能粉飾而文其論惡之者所能披抉而裝其說蜀之據此時
雖女子小人亦知兇闖斷頭之不日然爲其用者乃救死
於頸語其無勇烈之心斯可矣豈可盡被其附麗之名乎
如式之於劉闢旣不能去又不能死可謂求生害仁者也
而駁議曰大節已虧無乃過言歟何從聞之闢之走西山
也召所疑畏者十數輩於庭將盡殺之然一作後去而式
在其間賴蒼黃之際闢黨有護持者僅免於難推嚮之論
則不當如是明矣然居此時有將見危授命之義殺身成
仁之道詰之者稱式無愧色愚不信也不如是則式之去
希烈也理河南也廉宣成也何以無忠敬之目歟愚論之

曰式也不疾任求之目不閉吉挹之口乃罪也無王皓棄
家之心無譙玄受毒之志其罪也如闕之反天子棄墳墓
乃曰顧式說一夢以結其心署一牒以張其勢豈其然乎
夫人臣不幸罹於是惟死而已矣然孟子曰生吾所欲也
矧自軻已下哉使死之易則王諒李業虞悝馮信不足貴
也意者非一作不可必死望人手始不以一無此不死罪
之以懷生貶之是異論也夫謚者易其名者也夫子曰名
以出信不曰名之必可言也名不正則言不順以至於刑
罰不中止謂此耳夫豈容易哉語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
也恍惚之夢駁議之外無言者懼非所以昭示後世也臯
陶謨曰五刑五用哉言用刑必當其罪也刑其支體於一
時猶須當其罪矧刑其行義揭之於千萬年歟康誥曰敬
明乃罰請休前謚為傾謹議
一作皆唐會要

駁贈司徒李吉甫謚議

張仲方

議曰古者易名請謚禮之典也處大位者與其巨節幾諸
細行昭範當代彰示後人然後書之垂于不朽善善惡惡
不可以誣故稱一字則至當焉舉一事則至明焉定褒貶
是非之宜混同異紛綸之論李吉甫稟氣生材秉時佐治
博涉多智一作含章炳文燮贊陰陽經綸一作邦陽國惜乎
通敏資性而便媚取容故載踐樞衡疊補台衮大權故在已
沉謀一作罕成好惡徇情輕脫寡信諂浹在臉遇便則流
巧言如簧應機必發夫大臣之翊戴元后者端俗一作致
治孜孜夙夜緝熙庶績平章百揆兵者凶器不可從我始
及其伐罪則料敵以成功至使內有害輔臣之盜外有懷
毒蠱之孽師徒暴野戎馬生郊皇上旰食宵衣公卿大夫
且慙且耻農人不得在畝紡婦不得事一作桑耗賦斂之

常貨散帑藏一作庫之中積銜邊徼之備竭運輓之勞僵尸

血流齒豁成岳毒痛之聲一無此字號呼無辜勦絕群生無

此二逮今四載禍胎一作亂之兆寔始其謀遺君父之憂而

豈謂一有為字先覺者乎夫國之論大功者不可以妄取不

可以枉致必咨籌畫乃著丕顯不競而分豈妨全美當削

平西蜀乃言語侍徒之臣擒剪東吳則訐謨廊廟之輔較

其時一作德則有異言其力則不倫何乃捨一作取其所重一作輕

而錄一作捨其所輕一作重存錄一作錄其所小而略其所大且奢

靡是嗜而曰愛人以儉授受無守而曰慎才以補斥諫諍

于外豈不近之敵聰乎舉中烈之廣豈不近之匿愛乎焉

一作為有敵聰匿愛家範無制而能垂法作程憲章百度謹

按謚法曰敬者夙夜儆戒曰敬書曰敬明乃訓易曰敬以

直內內而不肅何以形于外憲也者刑也法也戴也記曰憲

章文武又曰發慮憲義以為敬恪終始載考歷位未嘗劾

一法官讞一小獄及居重位以安和平易寬柔自處考其

名與其行不類研其事與其道不侔一定之辭惟精審慎

異日詳制貽諸史官請俟祭冠將平天下無事然後都堂

聚一作叢議一作叢謚亦未遲謹議勅謚曰忠一作皆唐會要

贈太保于頔謚議 王彥威

議曰于頔剛毅特立博遊文藝蘊開物成務之志為從橫

個儻之才刺湖州復南朝舊陂以溉人田由是斥一作鹵

生稻梁歲時大化得丁壯之物籍者取什一代貧人租入

故輕重以濟江南卑濕送終者無懸窆封樹之制高則不

一作不可隱深則及泉土纔周棺水至露齒頔悉命以官地收

瘞當時稱之為蘇州則繕完隄防䟽鑿畎澮列樹以表道

決水以溉田其為襄陽當吳少誠弄兵王師不乏糧或五字

王師有征軍 軍師或作未嘗退表克吳房朗山生得賊將遽

以兵柄授之推誠於人有古將略然惜其不能善終

如始奉初以還跋扈立名滿盈不戒則有司擬議之際安

可不善善而惡惡哉元洪刺郎以官事被謫中貴人街命

部領便道之徒所路出于漢頓遠命武士持刃捕粹洪既

就執王人徒歸又不奉詔出師而西抵于鄧軍聲甚雄人

聽日駭夫師出以律其出不命時人不能識其指歸王者

功成而作樂諸侯則否頓之反施於蔡也作文武頓聖樂

貞元御寓務求寵綏有司請編優詔許之一作事出一時

之澤樂作諸侯之庭良可惜哉然則如頓者是知樂之可

作而不知禮之不可作者也迹其馭衆為政之術蓋初以

利興害去為己任而令行禁止其源出於法家者流文深

意苛有犯無捨至有屋誅同命之慘然未嘗別白其罪以

示顯戮人到于今而寃之洎乎天姻一作下決元侯入覲

朝廷申婚姻之好復以宰相待之則又子罪官貶而連起

遂過曰厲請謚為厲或曰頓頓字一文學政事而揚歷中

國獄搢紳之論寔益非之謹按謚法殺戮不辜曰厲復很

外卒當登壇補衮之寄推於事任亦謂難能則易其名者

宜廉舉美惡二字以正褒貶今特謚為厲或有未安愚以

為不然誅一作類能而授聖人之勸勉議謚貴當有司之

職分禮經言謚蓋節以一惠至於論譏之際要當美惡咸

在細大無遺議乎謚一作名則以優迹春秋之義也況援

其功不足以補過挈其美不足以掩瑕其馭下也任威少

恩其事上也失忠與敬謚之為厲不亦宜乎勅賜謚曰思

一作皆唐會要

晉謚恭世子議

白居易

晉侯以驪姬之或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人之道
是以晉人謚焉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為然居易獨以
為不然也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
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以文粹非禮不可謂道
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
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來代以為訓
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
商權敢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
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以至誠
雖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迫於瞽盍以蒸
蒸之又俾不格於姦乎故咎之始形則齊慄祗載文粹有
為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為吳太伯
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為公子重耳可

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祗陷父於不德不
慈負罪彼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貳歟夫以堯之聖書
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溫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
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
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謚之為恭猶曰薄德今申生殉
其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弒三君美齊
卓殺十有五臣荀息里克正鄭和舉共華賈華叔堅驪欽
實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恭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若
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
尼之志丘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揮
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略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覈
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

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之明貶可知也本文粹集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善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於以彰明往者而觀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改恭太子

一作改恭君

謚議

李谿

魯僖公五年晉殺其太子申生先聖之書惡用讒也是時國中請謚不亦過乎詩曰温温恭人唯德之基亦曰温温朝夕執事有恪皆極言也是故子服景伯戒其徒曰陷而入於恭閔子馬國語作閔馬父笑之爲疑作謂周恭王能庇其昭穆之闕而爲恭楚王能知其過而曰恭先王恭亦不敢自尊稱曰自古在昔由是知恭固不易名也今觀申生之事未有得其稱者夫

禍機將發子輿之謀狐突之諫明而知之既不肯用至於將死之日復不能以六日之狀自明而曰君安驪姬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是我傷公之心也乃受賜而死嘻越哉其過也獻公雖闇昧好聽讒非中心知之而猶好之也以晉國之地方千里財用之給士女之衆求聘妃后豈無超於驪姬者哉然而獨任專寵諸姬莫奪者得非希意釣情機切其密以蕩君心使然耶此如則必以姬之行爲善以姬之言爲實安而任之漸至作亂史蘇所謂甘受逞而不知至夫事狀明著奸詐漏洩知其不善顯其不實如醉而醒如寐而覺震電憑怒執而戮之必使央然剛決矣復安有傷心至於不安居飽食哉設令既戮之復思其儀質而怛悵者則亦念其欺罔忿恨矣謂恐傷心無乃謬歟且申生將使獻公達嘉聲於億載鎮令譽於千

古甚於安其居飽其食也失令名於後裔貽讒言於孫
謀甚於居不安食不飽也推此大義傷心猶亦不害況
於無傷而遽至死耶遂使長惡不懲譖二公子豈曰能庇
其昭穆之闕乎沉迷不返人諫而拒豈曰能知過乎不親不
能庇非執事有恪也不過能知非爲德之基也此乃疑滯
不通之論謂之恭君亦以過矣謚法曰壅遏不通曰幽如
申生者真是也稽之典法改謚曰幽太子使夫後代知所
以事君父之道必左右輔弼使不陷令名於簡冊之中不
獨虛死其身偷安尊者於日夕而已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一

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二

誄一

誄

北齊盧記室誄一首

梁度支尚書陸君誄一首

從子永寧令謙誄一首

隋秦孝王誄一首

盧記室誄

盧思道

齊天統二年秋七月司徒記室參軍事永安鄉男范陽盧
詢祖卒先民有言惟德可久抑又聞之惟名爲壽爾之無
祿歿而不朽乃援弱翰告哀死友遂作誄曰

皇虛眇邈師緒蟬聯大儒漢世名公魏年司徒藹藹撫翼

冲天尚書疊疊亦稱象賢若人擢一作挺秀絕後光前發榮隨

浦韞耀春田爰在弱齡孤根迴立內無怙恃外寡朋執行

有餘力藝無不習善價斯待香名允集下學上達鑽幽洞

微九流百氏異軫同歸文成鍾律韻響珠璣麗詞泉涌壯

思雲飛雄州擢第言刈其楚我實衰然觀國而舉自茲不
調多歷年所游泳儒玄從容嘿語納於大麓崇建府朝八
紘所掩車乘翹翹我有明德乃應嘉招超自幕下來儀鳳
條應徐並轍潘顧齊鑣聲華簪帶譽動朋僚迭矣江陰承
風請朔莊生喻指季子觀樂立朝所寄俊才優學懸河自
口靈珠在握乃參軍事仍贊中鉉大冲所縻德施收踐同
推麗則俱謝蟲篆何才之高何位之鮮天下士也宜享多
福豹變其文鴻漸於陸神之聽之于何不淑營魄遂往聽之音
儀在日嗚呼哀哉昔余與子分重契深譬諸投漆如彼斷
金余慕大隱子惟陸沉等趨一作超宮閣並綴衣簪春臺共
踐秋水偕臨還馬齊轡出蓋連陰良書濁酒永嘯長吟美
言俱贊闕行同箴娛樂未幾嶮阻相尋竹既無極憂亦難
任云胡不弔亡我知音百年已矣萬事傷心嗚呼哀哉亭

伯君山並嗟湮滅荀粲王壽同悲夭折蘭菊無墜鍾鼓不
絕之子云亡何愧前烈靈衣襲几奠酒盈杯故庭立飛箠虛
帳凝埃僕流離而涕泗驂顧慕以遲迴出南陽之舊道掩
北邙之夜臺趙卿之銘已勒滕公之隴未開臨象設而不
面詎幽魂之可來嗚呼哀哉

梁故度支尚書陸君誄

江惣

君諱襄字師卿吳人也祖惠徹宋車騎府法行曹叅軍父
閑揚州別駕齊永元紹曆蕭遙光謀反伏誅閑以州職一作端
見害子絳其日并命忠孝之道萃此一門襄時年十四號
毀殆減布衣蔬食終于身世起家著作佐郎出為永寧縣令
累遷臨川王廬陵王法曹外兵記室入為太子洗馬掌管記中
書舍人管記如故為丹陽尹丞俄遷太子庶子掌管記揚
州治中太子家令領國子博士管記如故丁母顧夫人憂

廬乎墓所服闋又從家令轉中庶子並掌管記遷中散大
夫金華宮家令出爲鄱陽內史除尚書吏部郎秘書監領
揚州大中正度支尚書太清二年三月京師傾覆君寯迹還鄉
吳民陸黯起義兵攻郡擾攘之際憂憤而終春秋七十有
二余避世河許暫之吳國百舍不容千里無饋陸公國士
之眷惠好之深朝同飡粥夕共瓢飲契闊晤言流連晦朔
日月逝矣懷古何忘臨哀能誅久願搗筆時事屯遭不遑
削藁梁季適越未戢干戈世人仕累爲物所役杼軸於懷
四十餘載隋開皇九年於長安致仕懸車已泊就木幾何
但東海成田南冠永繫龜山更促空想吹笛之哀馬角徒
生絕望通波之水嗚呼哀哉攬涕操觚乃爲誄曰

媯苗碩茂完裔繁昌賓門穆筮仕鏘鏘食采命氏穆遐哉
陸鄉四昇臺省八辟賢良分柯振葉令聞令望玄纓朱鞞翠

弁金璫流聲世紀列讚祠堂別駕貞烈志存名教指生徇

一作殉主知死不撓暉映泉壤痛此忠孝於鑠夫子積德累

仁韜光戢曜隱璞含真居能哀痛至性通神浹枯壠樹哀
感馴禽永慟家禍長號不辰玄黃絕睇疏布終身心符屈

倖

離騷倖直以亡身或作仕非

室等原貧分甘共感內族外姻求之今

古斯爲異人月下奏章螢前讀史給紙蘭臺觀書洛市強
學待問潤身爲已結髮濯纓登朝入仕昂昂逸驥逐日千

里宛宛長離陵江迅起枳棘栖鳳化行乳雉平臺累陟石

翦翹履跼

一作雌

伏不競焚絲自理倚席無譏師訓胄子驥

足時務俊民斯侯秋實選能春華備美思媚儲后遊息承
筆書記策擢爵命增加彈碁擊筑沉李浮瓜追隨飛鴻蓋侍
從鳴笳二儀迴斡四氣淹餘離景遠沉前星奄滅撫已惟
舊懷恩守節昔荷故臣攀號聲折登高能賦大夫就列金

華式肇更奉清切脩竹貞松含霜抱雪下車日軒一作求
瘼康時良辰坐嘯朗夜卧治懸魚化靜佩犢去思廣弘條
教精察毫釐典選搜揚操刀密勿一作不奈朱紫傍無請
謁秘署學林得人超忽延閣緝素校文遺闕上妙鉛槧譽
成朞月鴈行攸序龍作疑簡才讓珠不拜賜劔思來帝曰俞
往爾行兼該金城失險玉弩流災年臻几杖病息草萊世
故天禍臣悲主辱露盡朝陽風驚夜燭黃鵠超遙白駒何促
事迫歸魂依然啓足悠悠世路辛苦難虞尋戈蒲道暴骨
交衢家無半菽地絕飛芻念君桑梓零落凋枯傷君井邑
子矣崎嶇喪亂絕卜葵藿荒蕪悽涼故支檠標遺孤臨穴
外野撫棺窮途嗚呼哀哉為善豈懼脩名難假德履中和
道周文雅不朽之迹非謂泉下疊疊清名一作冷冷獨寫
嗚呼哀哉

從子永寧令謙誄

王僧孺

余之從子謙字幼光以昭陽紀歲蕤賓旅月啓足閩隅暄
日泉岫是殲才子實喪俊民若其孝親睦友故非天墮地
出異才絕學如有鬼告神授玉懷瑕而可指挂含蠹其取
傷孰與九德彰於造次百行動為表銜一作吐論含毫宣
赴鍾瑄標心用已懸符矩矱疑作惠響棲道一作清心可
鏡和而靡屈簡而周爽邃若凝雲潔如止水無慙座右不
愧屋漏蒼台繞路素塵蒲席蕭索庭戶靡事鮮明沉淪典
籍將絕弔賀室如夏甫狀等安有所累清塵一作安其唯
不能忘懷藝而已斯美宜久宜長而驥駟之步中行鸞鷲
之翅未矯一歸寥廓長反虛無雖東隅再暝一作鉗丙之
御無及北顧相望隸首之數不盡而恒化非常人所不免
沉風雲萬里間此山川客思故鄉次房之念何極輕棺反

蜀允南之思可知而魂兮眇眇扁舟靡靡生人之望已冥
死婦一作父之期又阻痛心傷目豈伊一事無以少寄幸傷
故復誄之六爾

昭昭洪胄映策光書違羸避項從衛遷徐基忠踐孝抱約
懷虛有顯而默匪屈伊舒如茲邴魏譬彼董踈入登高闕
出啓精廬瞻星畫野望閭推車履仁不匱蹈道有餘九世
盛矣七葉光諸往弼春主來傳英儲峨峨三祖羅室

並居前瞻紫闕傍望白渠高軒霞被四馬龍廬一作温温

司武皎皎祕書義高松竹價重璠璣元昆世父重規疊矩
容與學立徘徊詞府青紫已拾大夫斯取盛藩往相名畿
來撫暉光不已驚生之稷稷萬尋昂昂千里實鳳靡雜
真龍非似均情遂寧得意莊李室有雲台門無囂滓遺奪心沮
勸忘懷愠喜貧斯攝靡疑作其無耻險而不峭方而能理

德有潤身學斯為已逸羽難集孤峰易峙南邁瑤琨西踰

杞梓人亦有言名為實使譽傾邦國價騰州里崇蘭自芳

珥玉自光汪汪巨壑曖曖重墻靡造靡請不迎不將久而

愈敬狎而愈莊即無矯資一作即無矯此有循常默非蓄短顯

弗用長豈伊墜岸如彼懸梁唯學已聚待問則強偏在三

篋兼下五行亦稅其中于彼王吏如龍宮楚有斯內侍蘊

此上才安茲下位儲扉始闢傳府初開爾其戾止辟彼昔

才從斯簡帝仍此追陪何以自茲翰飛傍佐戎列來

攝儒衣濟訪對斯歸是義罔忒唯禮無違儒衣悠悠越障

泱泱閩海薄言銅墨蒲密斯在孰云識吏政均舊宰循猛

是兼絃韋無怠補枹方服治情莫改增貲匪課歸民自倍

十郡為則百城斯採化日未逢政稱異等斯痛斯傷喪善

殲良妖同武擔疾甚清漳闔館陋邑掩襯蕪鄉嗚呼哀哉

耿耿輕艫悠漫長塗

一作悠悠漫塗

風生閶闔日去昆吾空歸故

國寧識舊都水鳴秋鶴岸集寒鳥寡不夜哭惟獨呱呱茫茫
大塊杳杳玄墟嗚呼哀哉伊吾與爾大別唯名肥泉猶接
瓜瓞未輕義雖子道思一作思實友生歡憂共日險泰均情如
菊有芬如蘭有薰別唯慕類居實有群盡日持論遙夜披
文漸漬羲老祖述淵雲唯昏及旦自旭徂曛人道實難譬
彼徂湍驅車峭嶝執手河干三川縈薄七嶺悠漫自茲不
見心譬迴瀾歲佇會面日望音翰歡無一緒悲有萬端濛
陰遽戢扶景易殘即斯大暮爲此一棺山足難曉壟首易
寒秋蟲相叫暮羽來搏宿草行沒宰樹方攢昭塗長已大
夜斯安孰如冥默徒此汎瀾嗚呼哀哉

隋秦孝王誄

隋煬帝

維開皇二十年六月二十日丁丑上柱國秦孝王薨于仁

壽宮嗚呼哀哉八元八凱濟濟虞則周南邵南赫赫周國

於穆孝王紹彼

一作茲

明德天實喪予殲我剛克嗚呼哀哉

如何上靈降此災否國喪宗臣家亡千里嗚呼哀哉爰初
不豫冕旒視疾乃至大漸停鑿駐驛親臨屬纊俯駐觀徹瑟
哀動皇情痛深慈膝一辭明世千秋長幕長幕如何綿綿
終古仲秋卜宅將歸泉戶梁山之陽永寧后土嗚呼哀哉
余寡兄弟愛篤彌深奄然零落痛體傷心嗚呼哀哉追悼
無及未分古今神雖虛翳一作神靈虛翳徽聲靡替誄王德音貽
于百世乃作誄曰

皇隋啓運應天順民保茲七百靜彼四隣利建宗子藩屏
懿親孝王惟允俾侯于秦爰自聖章天性誠原色養蒸蒸
孝立名建恭近於禮耻辱斯遠嘉之弗忘懼而無怨孝悌
之至通於神明温温居德肅肅厲精恭敬表志退讓爲情

韓此棠棣斯斯鶴鶴仲稱令弟叔曰仁兄猗歟我弟好學
無替九流日修三餘卒歲琴臺夜開書帳晝閉聰敏若神
雄辯無滯妙矣聲律明哉龜筮玄象風角於焉及春允文
允武多才多藝惟善惟樂爲仁爲惠天挺出群英圖命之
欽若孝王容止堂堂振鷺將集鳳雛斯翔人之領袖國之
輝光輝光伊何肅肅翼翼義以處身仁以經國明燭摯符
財成淵塞靜恭爾位好是正令聞直令罔王無反無側皇枝
良幹日富英聲宣風作伯盤石維城東京舊都河南殷博
惟我哲王行臺惟寔飛轡峻函塞帷伊洛德被汝墳仁行
鞏毫西秦右地實賴英雄寔惟王化一作匪他乃即龜蒙惠和
布澤易俗移風亶亶孝王仁而能斷德敷大國有符公旦
移鎮樊征述職江漢地接寇讎稜威靖難文德招遠懷勞
伐叛輟輟外蕃入侍天軒典茲戎衛仍居納言寶劍橫曜豐貂

尤溫周衛清切敷奏便繁獻替惟允禁旅斯敷僞陳不龔
軼我炎鄙王赫斯振將清江涘圖斯元帥難全其備唯我
孝王膺茲無愧龔行天討受脤建旗申威鄂渚鞠旅江涓
軍容赴逋醜一作累雲陳不布高城靡恃泥赴首銜壁
請命于台兵不血刃野無橫屍善戰不陣我弟于茲金陵
戡定飲至京師廣陵淮海一都之會牧彼頑民作相于外
時雨隨車棠陰逐蓋惟晉太原寄隆望大表稟山河要衝
襟帶東自維揚一作揚越迴旌轉旆善政廉平於斯爲最胡虜
畏威氓黎荷賴烽火戎馬俱清邊界寒暑失御庸一作痛衛
弗開言旋京邸去彼叢臺扈駕仁壽撫席巖隈連綿藥餌
歲去年來秀而不實禍極生災天胡不弔木壞山頽嗚呼
哀哉至尊廢朝而悼傷皇后輟膳而摧痛甚秦國之永辭
劇梁武之長送昆弟哀哀而日嗟僚友嗷嗷而悲慟嗚呼

哀哉歎日月之不居何卜遠之詎促旌旒飄飄而從風笳
管酸嘶而響谷服馬顧而不行挽夫悲不成曲霜霰落兮
山谷寒木葉下兮丘壟殘風颼颼而吟樹泉幽咽而悲湍
離群之獸絕跡孤飛之鳥悲酸背離宮而東轉歷山邱而
北度去甲第之樓臺即荒田之丘墓昔時鳴鑿而戒途今
日靈輜而啓路臨朝謁之平衢永絕茲之一步儻若神而
歿之悠悠苦玄扃而無曉悲黃泉而未幽湮盛年於萬古
殂壯志於千秋嗚呼哀哉慟反哭於秋季悲復歸於故地
有靈幾悲傷而留顧嗚呼哀哉棄永一作日之昭昭襲長
伊形遊而不還何魂荒之空志嗚呼哀哉酒罇浮塵兮獨
蒲琴絃含風兮自斷冥夜久其何期焉知歲月之長短孝
王與我體密情親孔懷之篤有踰常倫昊天何酷哀哉哲
人奈何吾弟先我長淪煩冤痛毒恨何陳嗚呼悲哉哀痛
毋弟之同胞棄共被之寒郊豈止三荆之變色非唯四鳥
之分巢遽一朝而玄遊蜀何去而何止形未捨日言獨在
耳彼蒼者天子何甚矣嫫嫫一作嫫嫫友于哀哀吾子痛當柰
何痛當何已想髮髮而不見猶盤盤而佇立空撫膺而莫追
抑歛淚其何及嗚呼哀哉嗟地久而天長終倫彼疑作
幽方徒春華而秋落不復見我弟兮孝王何謝安之疏食
豈子路之喪亡獨端憂而無誰一作告徒哽塞而追傷悲莫
悲兮長別痛莫痛兮終絕因悽愴以寫情慟入琴而未訣
嗚呼哀哉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三

誄

隋新城郡東曹掾蕭平仲誄一首

平城縣正陳子幹誄一首

德先生誄一首

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一首

虞鳴鶴誄一首

隋新城郡東曹掾蕭平仲誄

陳子良

蕭平仲字某蘭陵人也梁文皇帝之玄孫鄱陽王之曾孫也鄱陽嗣王之孫定襄侯之第五子也派清瀾於天潢分喬枝於若木君降生昂宿挺質珪璋孝友溫恭仁慈亮直其形曲而雅其俊而明耽思群書研精衆藝盡神人間之能事極天下之奇才江淮貴遊獨稱領袖故可以坐覲羔鴈俯捨朱紫至如南山爲志不能北面事人詩書自娛耻與絳灌等列洎有陳失馭西遷于隋而兄弟十人白眉斯

在棠棣之誅事等姜肱君子義之高其行也屬皇朝有道
咸序摯紳乃拜吏部外郎東宮學士冀州司法參軍禮部
員外郎新城郡東曹掾從班列也君莅政能官咸熙庶績
所在遺愛署言成範至如纓紱之士草萊之客莫不聆嘉
聲而萃^聲食德音而風趨李膺曩號楷模王商昔稱賢知
方之幾如也適應入踐常伯超補台司如何靈祇殲我明
哲春和秋五十有大業九年二月十五日卒^終作於新城
郡之官舍嗚咽哀哉余與夫子頗有親連少^終莫逆既同
羈旅彌篤綢繆非無陸機之書^詩作尚有鍾儀之操誰謂
吉士奄遂隙駒嗟乎盛年何晚^{一作時}促之如此也嗚呼哀哉
昔之絕絃軫歎聞笛傷心余雖謝古入寧不悽慟絃是知身
歿名存寔由著述沉復故人景行何能泯之敢以聞見乃
作誄曰

嗚呼哀哉粵若高祖大造惟梁德侔五帝道冠百王赤肩
作梗黃屋六亡有媯之俊應運遐昌君之顯考耻為委質
在行既高居賓垣逸篤生夫子如披雲日儀形信典聲名
本實機神電舉雅調風生還同照乘有類連城學逾班固
才冠劉楨金湯失險天賦有陳幸逢隋德預沐堯民青蓋
西度紫氣東淪依依去楚悽悽入秦梁毫之郊忽傾風樹
結廬狎鳥穿池馮霧兄弟十人義聲咸布爰降綸紋特預
銓衡龍樓振藻司寇馳名俄居即署昇朝擅美含香趨奏
事禮承祀抑抑威儀彬彬文史涪水既臨郟城是面視民
如傷事心惟戰周震善政潘岳能官企彼前哲顧已非難
余之室人君之從妹加以篤款頗蒙提誨銘之在心設齒
唯佩契闊關隴連翩冀代余任主簿眉山之川亟會琴臺
兼遇名賢花朝月夜置酒題篇近之新城暫申累日謂君

積善永保元吉不言別後忽嬰斯疾如何清輝奄辭蘭室
嗚呼哀哉承諱驚惶聞喪慟泣前悲未盡後哀仍集白馬
不追素車安及悲人世兮太促歎死生兮異路玄壤冥兮
難窮黃泉寂兮易暮客位空而聚塵書臺掩而生靈嗟古
人兮神交念往哲兮虛通淚有竭兮心尚感聲有止而哀
無窮宿草衰兮凝秋露白揚慘兮生悲風痛遊魂兮安在
徒醜酒兮招空嗚呼哀哉

虛通

疑作靈通

平城縣正陳子幹誄

前人

昔聞子路雄烈赴難如歸先軫忠貞雖死無悔故能貽芳
塵於後世徇一作殉節義於遐年況乎勇嗣前脩功深曩代
者豈可使身名頓滅典籍無聞悲夫余弟少府則其人也
弟名子幹字元楨梁右將軍信義太守之孫陳晉安王府
諮議吳平侯之第三子也惟元楨稟質純和天挺聰俊生

知孝悌早擅雄才屬金陵亂離王室版蕩人倫東喪禮樂
西歸泊余一門同遷灞岸是則開皇九年之四月也家君
有鍾儀之操懷敬仲之心遂屏跡杜門茹憂成疾忽悲風
樹痛深陟岵其時余年十九爾始八歲伶仃辛苦實迫饑
寒青門乏種瓜之田白社無容身之地一溢一作金之米已

索一瓢之飲屢空日夕相悲分填溝壑賴余以少尊庭訓
夙稟家風曾覽五經頗窺三史追孔融之令範慕張楷之
高蹤長安主人儀同郝朔要余入室仍寄廡下遂慕西河
摺紳公子負笈雲萃藉此束脩方濟餬口幸以爾幼不好
弄長實庶幾因茲入學以勤以苦諒非性分何能成立隋
齊王英禮賢待士沛獻非儔召入平臺悅其篆隸仍題銀
榜取埒仲將足稱妙絕見美當世隴西李巨仁才華任俠
使一作與余疑宿素欽其俊又因妻以女非厥人品孰能致之

及爾委質周行策名吏部公卿籍甚士類

友一作趨

風俄而

詔授并州平城縣正是乃深閑簿領妙達治方蘊冰蘖而

不渝顧松筠而無改屬隋運將謝盜賊公行太上皇于時

留守并州龍潛汾水所管州縣咸聽指麾專惣兵機武遏

寇虐元植素便弓劍立性雄昭屢剪兇渠頰蒙榮賞凡有

草竊咸資決勝以大業十二年八月有賊帥郭六郎

即字

將兵三千人來侵縣境元植受命率徒數百獨飛輕騎手

斬十人賊見威雄莫不披靡忽遭流矢斃于陣中春秋三

十有一嗚呼哀哉嗟爾輕生奮不顧命在天胡忍殲我哲

人方冀龜文以諧豹變如何馬革遂裹師元嗚呼哀哉爾

從官東西死生契闊與余一別逾已二紀往聞非命寔用

痛心媿鵲鴆之在原悲棠棣之先落惜哉同氣冥漠何之

嗚呼哀哉余以貞觀六年二月十日夜於相如縣夢見爾

靈仍於夢中共馳哀慟乃涕流于枕悲不自勝嗟乎門祚

不昌鍾此衰薄既乏子姪終鮮兄弟顧影煢獨實切肝腸

是知結草酬恩魏顆之功無爽出塊屢請蔣濟之子非虛

雖生死之或殊諒鬼神之神有識不任感愴追誄友于式紀

遺塵庶同潘岳敢前詢典而為誄云

猗歟我祖承舜之緒爰從媯汭下居穎汝鳳飛于齊輝映

于許宛彼長陵離江而舉拳乎桂林篤生翹楚淮海喪亂

關河播遷忽傾庭蔭痛結旻天惟我兄弟泣血連翩余雖弱

冠爾尚童年立錐無地窺竈無烟余稟家風世躬經史式

崇儒教俄而成市衣食是資殷憂備履爾因修學遂能克

己孝敬有裕才華難擬言行無擇自此揚名偏工篆隸獨

擅嘉爰參選部乃任平城金科是執玉律逾明尤聲便弓

劍本慕忠貞皇上龍潛居汾之汭兵權攸惣諸侯是制郭

六旬渠稱兵齊衛元植受律奮威投袂躍馬星奔抽戈電
逝斬將奪旗罕當鋒銳忽中飛鏑在陣而斃嗚呼哀哉人
亡勇敵衆疾英竒况逢亂世功無所施在位非重居名極
卑不登廟食虛死何爲凡百君子各慎爾儀獨埋玄壤誰
其賞知空令親友遙哭路岐無復蒲簡唯餘墨池露團宿
草風響松枝花開落隴月盈虧一朝非命千秋永離嗚
呼哀哉余於縣府春宵獨寐忽覲爾靈夢中相值執手嗚咽
其疑作傷憔悴語未及終儵如電駟寔感我心寤乃驚悸
恍焉如失伏枕流淚曾聞賁父魯侯命志亦承揚瓚宋策
云記矧伊義勇取埒無媿非余所述誰當在意興言遠感
發增情思援翰寫心式旌遺事嗟爾義夫英聲不墜嗚呼
哀哉

德先生誄

李華

或問曰德先生者奚氏余曰南陽張姓有略其名維之其
字也或曰與古誰倫可筮七十子乎余曰七十子或賢或
恒人方於賢原憲文粹必不齊其比也或曰大哉余曰七
十子親聖人之道者也維之追聖人之道者也七十子得
鱗差耕雍也或曰何咎而瞽余曰聖賢偕時故春秋之亂
再耕惡疾左丘明文粹商皆瞽聖如夫子失司冠飢於陳蔡
忠如養弘明此字謀尊王室而戮死君子道消故仁賢窮維
聖人疆畛之際維之得聖人衣冠之潤向使獲親聖人則
之隣道昌黎韓極文粹亦以德聞與維之同病不幸二子不
以病爲僉不喪中明者也或曰夫如是得無誄之余誄之
曰神胡病後之人而奪先生噫嘻哀夫文粹德甫余將疇兄

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柳宗元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

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
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
焉君由道州以陟為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
南人重社飲酒是月戊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立而歸余
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
呱然蓋嘗聞于古而覩于今也君之志與能施下于生人
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
二者之於君之蜀本未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
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
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
當世甚蜀本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則巍然為偉人與
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為第三品宜得謚于太常余懼
州刺史二字集之逸其辭也私為之誄以志其行其詞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胡潔其儀冠仁服義干櫓

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綦蜀本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

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集作怒妖孽咸疑何村之德而奪

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裔集作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祚

集作昨爾國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

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感

君達其道卓焉集作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

動無不克推理惟工舒政以翼宣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

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林問用張

署讎百氏錯綜逾光超都諫列屢卓其囊帝殊爾能人服

其智戎悔厥禍疑邊求侍咸集作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

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壖皇威以致來惣征賦甲茲即吏

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牋奏鮮去

能備君自他曹載出其伎

於集枝

筆削自任羣儒

蜀本倫莫集作

議正即司刑邦憲為貳

州本

佞肅邪

詔謏具畏

集注作糾

伊遷理于道

集作服民

一作

休嘉恩踈若昵

惕邇如遐實閉其閤而撫于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

吏迫威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諱絲

集作

蠶外邑我蠶

盈車親耕隣邦戎黍之華既字其畜亦藝其麻馨鼓斯屏

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與良廢邪考績既成王用興嗟陟于

嶽濱言進其律號呼南竭謳謠北溢欺吏悍民先聲如失

逋租匿役歸誠自出兼并既息罷羸乃逸惟昔舉善盜奔

于隣今我興仁化為齊人惟昔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

不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惟父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

伊怙而君不壽矯矯貪陵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廩不餘糧

集作

藏無積帛內厚族姻外賙賓客恒是懸罄逮茲易簣

僮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

之奧希聖為徒志存致君笑誅唐虞揭茲日月以耀凡

集作

愚疑生所恠怒起特殊齒舌嗷嗷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

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佐王

集作

之器窮以邸符秩

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羣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

暮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虞鳴鶴誄

前人

維某年月日前進士虞九臯字鳴鶴終于長安親仁里既

克葬于高陽原二三友生皆至於墓哀其行之不昭于世

追列遺懿求諸后土申薦嘉名寔曰恭甫乃作誄曰

集作

昔吳虞之分爰宅上陽其後優游在越為鄉近詡輔漢

恢定封疆東從之賢時惟仲翔曰預曰喜在晉克彰義篤

斯文

集作

有泌其芳秘書多能垂耀于唐泊于漢陽世德

以昌

君先父終
河州刺史

毗贊尚父休徽用揚惟我先君並時翱翔

治主記室蔚其耀

作蜀本

實契伯仲永永不忘漢陽元堯子

寔紹其美傳襲儒

集作餘

風彪炳文史克恭以孝惟禮是履

譽洽于鄉論為秀士百郎之選叢于京師昧沒騰藉乘凌

蔽欺生之始至則奪其儀退然

集作黜

以謙人悅而隨名卿

是挈先進咸推方出群類振耀于時禍丁舅氏漂淪海沂捧

計號呼匍匐增悲喪有幼主禮或多違孰徇于名而不是

思投袂就道秉艱若夷竭誠喪具申敬裳帷萬里來復祇

柎于墓遽不凌節儉而有度由其溫恭守以貞固行道咨

嗟觀禮興慕復從鄉賦煥其華克不再舉聞于邦發家倚

閭千里歡味斯多姻族盈門載笑且歌君之不淑名立志

阻

蜀本

慶歸其鄉身終逆旅生死已間壽觴方舉賀書在

途委骨歸土哀歡易地弔慶交尸神胡不仁降此大苦鳴

乎哀哉惟昔夏首羈貴相親通家脩好講道為隣既冠于

作思致其身升于司徒及爾繼年交歡二紀莫間斯言愉

乎其和確爾其堅更為砥礪咸去常絃今則遽已吾其缺

然嗚呼哀哉誅行謀謚惟古之道生而無位沒有其號惟

是友生徘徊顧悼爰用壹惠幽明是告溫溫其恭惟德之

經先民有言

集作

今也是旌嗚呼恭甫欽此嘉名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三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四

碑一

封禪

大周降禪碑

李嶠

愚臣觀象銅衡紬文金版變化莫神於開闢崇高莫

大於富貴陰陽密運帝王操輔相之機曆數潛迴穹壤授

陶甄之業故謂上下同德幽明合契靈祇有命既錫造於

雍熙人主推功必申虔乎報謁奉符而勤一作是成展乎疑作

脩祀而益厚增高有道存焉其來尚矣自旦昏交謝文質

迤遷扑略洪荒上行於萬八千歲陵夷因革下傳於七十

二家披圖而考其樹風按軌而詳其陳迹莫不祇肅其事

神明其道龍駕帝服疆場於鄒魯之垆犧樽象彛藁結於

云亭之上咸就發生之宇以爲禮神之宅未有迴輿按驛

覲中土之神靈刻石泥金崇外方之禋祀名臣於是乎斷

其去就良史

一作史

於是乎題其失得然則置表測日陽

城當六氣之祭

一作祭

林奠山太室爲九封之長神翰降生

於廊廡王畿仰矚於峯岫風雷所蓄俯鎮於三河辰緯所

躔旁臨於四岳立崇軋事坤之北䟽就下因高之位捨此

地也疇其尚焉歷千載而撰徽音罕聞先覺超百王

而崇軌躅允資元聖我大周之有天下也鼓道德之林藪

恢聖神之事業始於閭闔成於家邦輝光燭於兩朝德澤

流於八裔登庸納麓

一作錄

則舜有大功錫範陳謩則禹躋

元右謳歌而鼎新革故揖讓而改物承天由牝馬而御飛

龍自頽沙而臻練

一作鍊

石蓋千帝所不能及六籍所不能

談若夫兆朕鴻源網緼寶系載千嗣於改律窮桑連

乎夢梓皇天睠命積大寶而爲家聖道會昌擁洪鑪而作

極神基將偃伏齊構僊派與昭回同遠太祖無上孝明高

帝合

一作言

幾察道盡眷窮神屈帝象而龍潛座台庭而虎

變黃星造魏而文握漢圖赤羽興熙

一作姬

而武遷商鼎天

冊金輪聖神皇帝遂荒三極奄有萬方御六辨而高馳憑

九霄而下濟若乃玄通不測之致神用無方之業超因越

果名流於貝葉之書應物隨緣迹滿於蓮花之會杳恍忽

於言象徵希微於讖錄亦猶寶應慈物推心坐維帝之朝

吉祥哀時屈已登女皇之位此之謂神力張寰立寓蕩海

夷山正八柱之低昂理三光之盈縮乾坤

一作象

關鑰於庶

下品物鑪錘於堂

一作掌

內春生夏長循環奉享壽之仁暑

往寒來奔走赴財成之節此之謂天造左規右制俯察仰

觀揆朱鳥於南宮契玄龜於東洛天威四臨而有截王道

一家而無外均霜調露正六合之樞機叶軌同文立三川

之朝市此之謂建國臨戶牖之法座垂星辰之采章嚮明

而居端默以聽號令存於寬大規畫出於易簡循名責實
而苟且之弊銷極深研幾而變通之理得此之謂立政炤
煙灰之墜典寫溪谷之遺音無體無容與天地同節有法
有象共陰陽通氣引之而被乎百代橫之而充乎四海此
之謂禮樂雷電皆至先王以析獄致刑歲月履端君子以
懸書立法殊井疆而知禁畫衣冠而不犯䟽械破扭掩方
載而勝殘解網收呆閉圓扉而靜讞此之謂刑典操者東
翳立於賓主之階縫掖樞衣聚於東西之學辨尊卑於章
服觀禮容於俎豆委裘多暇合九德以成歌垂拱無爲援
五絃而度曲此之謂文教因農隙而講事順天時而鞠旅
定功在於歸一作林馬保大由乎止戈然後干苞虎皮箭射
貍首鞞鼓不作廟堂懸百勝之威尉候無虞征戎罷三邊
之役此之謂武德藉乎千畝以所備采盛齊于九疑所以

嚴禋享苞茅索乎楚入樽俎隆乎殷奠於穆顯相而公侯
駿奔肅雍和鳴而祖考來格此之謂孝理金玉是賤委於
蘄巖之山輿馬不珍捐其騶裘之服御高辛之黃黼垂孝
之文阜綈括柱茅茨未能埒其卑損藜羹糗飯無以儔其
菲薄此之謂冲挹任臯夔衡旦之輔酌虞夏商周之書網
羅并苞商榷擬議衆目張而彛倫叙羣才用而庶績康野
無遺賢朝無闕典猶且昧旦懃懇方宵厲惕虛心解顏博
愛兼聽防六事察五聲檢身有常視準繩而爲度祗德罔
倦刻盤盂而自警遺身主於徇物勞已存乎逸人是以恩
澤流通教化洽著龍荒鼠徼軍寓外之雍熙鳳穴麟州奉
寰中之度律遠安邇肅地平天成一作天玉律調年珠囊
叶紀棲京坻於隴畝逸馬牛於衢路惇嫠蒙錄班白不提
閭閻無犬吠之驚風俗有鷦居之暇原隰驅軺之使採詩

聽歌留

一作緇撮

植杖之翁擊壤鼓腹和氣旁薄楨符

肝蠶

招一角五蹄之仁獸儀九苞六象之僊禽毫墀其出祥麟

昆田化其珍物日烏素毛而丹喙天龜玄甲而青純雲蒸

霧涌拜九洛之璿圖電激雷奔受三清之寶冊若乃山鷄

海鯨石銘巖篆之符候月搖風連葉駢柯之社神靈之所

酬酢廣大之所薦成紛綸葳蕤紹至疊見董狐之窮墨罄

簡書而未周夷吾之傾辯畢辭談而盡升平之本決洽也

如彼符命之昭彰也若此固可以循類帝之事奉丕天之

律聖上方固懷讓德虔守謙光升中之儀推而不也茲於

是王公庶尹牧伯群寮粵耆艾惇庀之儒洎蠻夷戎狄之

長咸進而稱曰陛下欽承元元命對越上玄廓天地之宏圖

張祖宗之丕業臣妾四極駁百靈鼓舞發育經驅緯彌綸

之績宣參漉沉潛懷柔容保之恩備是以人祇順德遐邇

宅心玄符畢臻黃瑞盡出幽贊乎祖考

一作姓

之茂烈發明

乎施尊之盛儀意者三塗滅氛二室儲貺以望屬車之塵

又矣帝者雖倦焉得距而已乎伏願坦至公之懷拍獨善

之意欽若大典疇咨實上以光七廟之休德下以納羣

生之福祐長為稱首豈不美歟帝曰俞哉乃包含藝文考

練風俗採儒術銜禮官窺五歲之典章覈四朝之制度叔

孫掌事容成諏日以天冊萬歲二年臘月乙亥闢丹掖開

紫微撫玄虬按黃道叶紀先路靈威並轂五戎促節旗常

一作推

畫垂象象文六甲分營壁壘曖太陰之氣雷動海運

天迴星轉踰鼎觀而南下望圭臺而左薄陸離方攘煥炳

聿皇以屆夫嵩陽萬乘停鑣百司就列文物隱地遺光滿

於竹

一作獨非

宮輿徒沸川輕塏埋於石柱天子乃幸齊寢披

僊幄靡辟荔之席陟壇蛸之臺惟夫蠲意澄心所以至誠

盡敬於是乎山祇護野風伯清塵玉醴潛滋金砂閭涌神
鍾警曙峯巖傳九乳之音寒律移暄草樹動三陽之色銜
祥之報影響不違壬午柴燎祀昊天上帝于南岳顯祖立
冕披大裘登三垓植四邠藉陳祖桔噐用陶匏高登炎四施
耀流沙而燭滄海廣樂六變來象物而降天神感非煙瑞
一作露之銜迺薰風景星之祉大禮既畢嘉應既臻思欲
契精爽於高明剖靈符於峻極甲申御金蹕登玉輿環拱
百神導從羣后遂陵桂萼攀松磴跨崢嶸而出煙道排列
極文穆皇帝太祖無上孝明高皇帝侑神作主天子戴圓
缺而抃天門羽節高揮上下鳥星之次龜壇下睽俯瞰鵬
雲之色瓊文秘檢絡之以銀繩寶筭林期探之於金策交
太靈於咫尺受洪釐於億萬然後倘佯煙霄悵悵古昔凝
神於九天之上遊日於八紘之表騰觸石之雷雨爰覃作

解之恩仰斗杓之運行仍布惟新之令是日大赦改元爲
萬歲登封元年歡浹幽明慶霑動植千齡之統由聖代而
連九皇萬歲之音自神山而周四海休氣低而翊輦神光
起而屬天林舞相趨以降于行殿丁亥禪祭后土於火室
下趾東南顯祖妣立極文穆皇后太祖妣無上孝明高皇
后侑神作主戈矛山立玉帛星陳登澗沼之毛輯江淮之
物禹會之殊方異俗俱執豆籩漢祠之偉獸珍禽悉加壇
墀撫空桑之琴瑟斟鬱鬯之樽壘咸秩衆靈遍祀羣望席
以黃琮爲鎮書以青石爲緘元封之謁款一作款方丘儀因
東時建武之推功太析禮視北郊陽烏珥而僊鶴飛紫雲
騰而黃霧起靈之來兮如瑞雨之委兮如山於是事畢功
弘禮周慶洽方欲輯珪璧陳韎任鋪六代之禮文受萬邦
之朝賀宏規大業其盛矣哉蓋溥源浸衰叔葉多故神器

不還於至道尊名或假於涼德秦嬴極暴企踵於無爲之
朝漢徹窮奢厚顏於盛德之事人不見義其來自久我后
首出帝先遂康天步登封降禪拉宇宙之樞衡立顯崇功
一作定皇王之軌式鴻勳上格於穹昊厚福旁浸於黎元
從初煒煌煌巨寰區而宣壯觀巍巍蕩蕩橫山立而殷聲明
固已輜前聖之規模開含靈之耳目方使炎農抱愧愕睨
一作於梁甫之阿姚舜欽風延佇於崇高之路天下大功
成矣域中之能事畢矣昔者鳥獸率舞一人賦元首之篇
戎夷來賓四子誅中和之樂時僅平而頌作俗未泰而歌
興況乎減五登三遠承文之武烈襲六爲七近叶春秋之
義神功與二儀並運顯號將七耀俱懸豈可使時邁無詩
於皇不作臣嶠謬忝司牧躬陪錯事末光幸煦長傾捧日
之心僊石徒攀終愧陵雲之筆敢承明制而爲頌云

天命上聖君臨下土靈祇允懷品物咸覩翕受三六時來
九五於昭文明粵若稽古關鑠一作六氣庭衢八荒殊隣
筐篚絕黨梯航河海晏謐閭阜昌琴橫帝宸鼓卧閭邊場
齊衡均度制禮作樂武戢五戎文興四學法宮布政靈臺
視朔化偃中和人還大朴湛恩布濩協氣氛氳嘉庾歲積
休符日聞祥開草樹慶動煙雲軋冊丹篆河圖紫文欽若
元命率由前典道洽升中功成丕顯神筮演卦名山除墀
翠鳳銜絳玄龍御辯迴鑿左屆弭節中樞萬騎雷動群方
電趨層壇殷薦登巒合符駐輦星躔交神漢曲雷雨下濟
耀光仰燭地戶開扉天牢罷獄萬歲重熙三辰改旭迎陰
廣澤報地方畦庭合六舞筵陳兩圭神靈第一作瑞巨象
天犀牒報銀縷函封金泥禮具德明神觀瑞浹儲筭玉斗
賜齡金篋知崇高之可封悟梁甫之虛躡敷帝道於一藝

振天聲於萬葉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四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五

碑二

儒一

益州夫子廟碑一首

遂州長江縣先聖廟堂碑一首

益州夫子廟碑

王勃

述夫帝車南指迨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
雖復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雷雨沸騰六氣之經綸
有序然則撫銅渾而觀變化則萬象之動不足多也握瑤
鏡而臨事業則萬機之湊不足大也故知功有所服龜龍
不能謝鱗介之尊器有所歸江漢不能竊朝宗之柄是以
朱陽登而九有照紫泉清而萬物覩粵若皇靈草昧風驪
受河洛之圖帝象權輿雲鳳錫乾坤之瑞高辛堯舜氏沒
大夏殷周氏作達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

之象衣冠度律隨鼎噐而重光玉帛謳歌反宗禋而大備
洎乎三川失御九服蒙塵俎豆喪而王澤竭鍾鼓衰而頌
聲寢邵陵高會諸侯輕漢水之威踐土同盟天子窘河陽
之召三微制度乘戰道而橫流千載英華與王風而掃地
大業不可以終喪彛倫不可以遂絕由是山河兆朕素王
開受命之符天地氤氳_{音云}聖舉重時之策與九氣圍之廢典
振六合之頽網有道存焉斯文備矣夫子姓孔氏諱丘字
仲尼魯國鄒人也帝天乙之靈苗宋微子之洪緒自玄禽
翦夏浮寶玉於南巢白馬朝周載旌旗於北面五遷神噐
琮璜高列帝之榮三命椎圖鍾鼎冠承家之禮商丘誕眷
下屬於防山泗水載靈遙馳於汶上禮樂由其委輸人儀
所以來蘇排禍亂而構乾元掃荒屯而樹真宰聖人之大
業也若乃承百王之丕運惣千聖之殊姿人靈昭有作之

期嶽瀆降非常之表珠衡玉斗徵象緯於天經贗據龍蹲
集風雲於地紀亦猶三階瞰月恒星知太紫之宮八柱衡
霄羣嶺辨中黃之宅聖人之至象也若乃順時而動用晦
而明紆聖哲於常師混波流於下問太陽亭午收燭火於
丹衡一作懼滄海浮天控涓涔於翠渚西周捧袂僊公留紫
氣之書東海摳衣郊子叙青雲之秩接輿非聖詢去就於
狂歌童子何知屈炎涼於詭問聖人之降跡也若乃參神
揆訓錄道和倪辱太白於中都絆乘黃於下邑湛無爲之
跡而衆務同并馳不言之化而羣方取則雖復霓旌一作旌
羽旆齊人張夾谷之威八佾三雍栢氏逼公宮之制洎乎
歷階而進宣武備而斬排擾推義而行肅刑書而誅正卯
用能使四方知罪爭歸舊好之田三家變色願執陪臣之
禮聖人之成務也若乃乘機動用歷聘棲遑神經幽顯志

大宇宙東西南北推心於暴亂之朝恭儉溫良授手於危
亡之國道之將行也命道之將廢也命歸齊去魯發浩歎
於衰周厄宋圍陳奏悲歌於下蔡聖人之救時也若乃筐
篚六藝籒簧五典析旋洙泗之間探蹟唐虞之際筮三千弟
子攀眷化而升堂七十門人奉洪規而入室從周定禮憲
章知損益之源反魯裁詩雅頌得絃歌之首備物而存道
下學而上達援神叙教降赤製於南宮運斗陳經動玄符
於北洛聖人之立教也若乃觀象設教法三百八十四爻
四十有九窮神知化應萬二千五百周易作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五十有
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觀陰陽而倚天地以鼓天下之動以
定天下之疑索衆妙於重玄纂羣微於太素聖人之讚易也
若乃靈襟不測睿視無涯石磬昭集隼之庭土缶驗羶羊
之井稽山南望識皓骨於封禺蠡澤東浮考丹羊於

夢渚麟圖鑒遠金編題佐漢之符鳳德深鈞玉策筮亡秦
之兆聖人之觀化也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方外
脫屣人間奠楹與夕夢之災負杖起晨歌之跡撓虹梁於
大廈物莫能宗一作支摧日觀於魯丘吾將安仰明均兩曜
不能遷代謝之期序合四時不能革盈虛之數適來夫子
時也適去夫子順也爲而不有用九五而長驅成而勿居
撫雲霓而高視聖人之應化也自四教遠而微言絕十哲
喪而大義乖九師爭大易之門五傳列春秋之輻六體分
於楚晉四始派於齊韓淹中之妙鍵不追稷下之高風代
起百家騰躍攀戶牖而同歸萬匠驅馳仰陶鈞而共貫猶
使絲簧金石長懸闕里之堂荆棘蓬蒿不入昌平之墓聖
人之遺風也遵揚十聖光被六虛乘素履而保安貞垂黃
裳而獲元吉故能貴而無位履端於太極之初高而無名

布政於皇王之首千秋所不能易百代所不能移萬乘資
以興衰四海由其輕重雖復質文交映瞻禴祀而長存金
火遞遷奉書而罔絕綱一作蓋易曰觀乎人文以化羣成天

下又云聖人以神道設教而萬物伏焉豈古之聰明睿知
神武而不殺者夫國家襲宇宙之淳精據明靈之寶位高

祖武皇帝以黃旗問罪杖金策以勞華夷太宗文武皇帝
以朱翟承天穆王衡而正區宇皇上宣祖宗之累洽奉文

武之重光稽歷數而坐明堂陳禮容而謁太廟八神齊饗
停旒太史之宮六辨同和駐蹕華胥之野文物隱地聲明

動天樂繁九俗禮盛三古冠帶混并之所書軌八絃疑作閭閻

兼匝之鄉煙火四極竭河追日夸父力盡於楹間越海陵
山豎亥塗窮於廡下薰腴廣被景貺潛周乾象著而常文
清坤靈茲而衆寶用溢金膏於紫洞雨露均華栖玉燭於

玄都風雷順軌丹堯翠菌藻繪軒庭鳳彩龍姿激揚池籟
殊徵肝嚮不召而自至茂社昭彰無幽而不洽雖復帝臣

南面隆衢室而無爲岱畎東臨陟名山而有事靈命不可
以辭也大典不可以推也由是六戎宵警橫紫殿而擬金

五校晨驅蹴玄雲而噴玉星羅海運嶽鎮川渟登碧墀而
會神祇御玄壇而禮天地金箱玉冊益春筭於無疆玳檢

銀繩署靈機於不竭功既成矣道既貞矣歷先王之舊國
懷列聖之遺塵翔赤驥而下云亭吟翠虬而望鄒魯泗濱

休駕杳疑汾水之陽尼岫凝鑿暫似銅峒疑作山之典迺下
詔曰可追贈太師託鹽梅於異代鼎路生光寄舟楫於同

時泉塗改照咸亨元年又下詔曰宣尼有縱自天體膺上
哲合兩儀之簡易爲億載之師表顧唯寢廟義在欽崇如

聞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向來未造生徒無

肄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又致飄零深非敬本宜令諸
州縣官司速加營葺九隴一作成都縣學廟堂者太唐龍朔三
年鄉人之所建也爾其州分化鳥境徇蹲鳴羸疑錦室於中
區託銅梁於右地玉輪斜界神龍蟠沮澤之雲石鏡遙臨
寶牖秘馬一作禺山之影天帝會昌之國上照乾維英靈秀
出之鄉傍清地路庠序由其糾合纓弁所以會同文翁之
景化不渝智士之風猷自遠於是雙川舊老攀帝帝獎而翹
心三蜀名儒想成均而變色探周規於舊宅詢漢制於
新成一作都開基於四會之躔授短於三農之隙土階無級
就擊壤於新懽茅茨不翦易曾巢於故事莊壇文杏即架
掾藥夾樊一作谷幽蘭爰疏戶牖儀形莞爾似聞沂水之歌
列侍閭如若奉農山之對緇帷曉闕橫組帶於西河絳帳
宵懸聚青襟於北海雖秋禮冬詩之化以洽齊於人而宣

風觀俗之規實歸於上宰銀青光祿大夫譙國公諱崇義
大武皇帝之支孫河間大王之長子高秋九月振玉贗於
唐丘寶筭千齡躍璇蚪於太渚我國家靈命東朝抗裘冕
之尊宗子維城南面襲軒裳之重析玄元之一作緒擁朱
虛之祿字有位拜玉節於秦京輝金璋於蜀郡玄機應物潛銷
水恠之災丹筆申寃府絕山精之訟魏文侯之擁篲道在
而謙奠董相國之垂帷風而行俗易司馬宇文公諱紀河
南洛陽人也皇根帝緒列五鼎於三朝青瑣丹梯一作跨
千尋鍾一作於十紀仲舉澄清之轡未極夷塗士元卿相之
材先登猶一作先上佐冰壺精鑒遙清玉壘之郊霜鏡懸明下
映金城之域縣令栢公諱明字太易河東人也梁岳之英
長河之靈沐雲漢之粹精一作荷天衢之元亨旌旗赫奕於
中古珪組陸離於下葉鳳巖抽律權曾秀於龍門驪穴騰

姿吐榮光於具闕自朱絲就列光膺令宰之榮墨綬馳芬
高踐即官之右仙鳧且舉影入銅章乳翟朝飛聲含玉軫
臨邛客位自高文雅之庭彭澤賓門猶主壺觴之境曠懷
足以御物長策足以服人重泉之惠訓大行單父之謳謠
遂遠猶爲夏絃春誦俗化之樞機西序東膠政刑之根本
上祇朝憲下奉藩維爰搜復廟之儀載闡重攔疑作攔之制三門
四表燠疑作燠矣惟新一作上哲宗師肅焉如在將使圓冠方領
再行鄒魯之風銳氣英聲一變賓疑作賓渝之俗於是侍郎
幽思摘鳳藻於瓌林丞相高材排龍姿於璧沼遺榮處士
開簾詮孝悌之機頌德賢臣持節聽中和之樂其爲政也
可又其爲志也可大方當變化台極儀形萬宇豈徒偃仰
聽事風教一同而已哉勃幼乏逸才少有竒志虛舟獨泛
乘學海之波瀾直轡高驅踐詞場之間閭觀質文之否泰

衆矣考聖賢之去就多矣自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嗟呼今古代絕江湖路遠恨不得親承妙音攝齊於游夏
之間躬奉德音攘袂於天人之際撫身名而永悼瞻棟宇
而長懷嗚呼哀哉敢爲銘曰

五帝既沒三王不歸天地震動陰陽亂飛山崩海竭月缺

星圍禮樂無主宗禋遂微其一大哉神聖與時迴博疑作博應運

而生繼天而作龍躍浩蕩鵬飛寥廓奄有人宗遂荒天爵

其二尼山降彩泗濱騰氣志匡六合神經萬類文谷登庸中

都歷試眷情貫一玄猷絕四其三栖遑教跡寂寞河圖達齊

出宋歷楚辭吳風衰俗毀禮去朝無麟書已卷鳳德終孤

其四杳杳靈命茫茫天秩吾道難行斯文易失試宣六藝財

成四術虛往實歸升堂入室其五邈矣能仁悠哉化主力制

羣辟權傾終古陸離彩粲蟬聯茅土涉海輕河登山小魯

其皇家載造神風四極檢玉題祥繩金署德聿懷聖跡同
亨天則迺眷疑作台庭爰昇衮職其玉津同派金堤茂坂
智士高風文翁澤遠毗淳壤沃聲和俗愿載啓仁祠遂光
儒苑其沉沉壺奧肅肅高除靈儀若在侍列一作如初槐
新市密杏古壇踈楹疑置奠璧似藏書其泛泛寰中悠悠
天下徇名則衆知音蓋寡硯石叅瓊迷風亂雅仲尼既沒
夫何爲者其

遂州長江縣先聖廟堂碑

楊炯

法象莫大於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
月備物致用莫大乎聖人夫子諱丘字仲尼魯國鄒人也
龜龍負譏帝鴻驅八翼之軒魚鳥呈文天乙降三分之璧
五十二戰摧輿驟帝之都一作二十七征草昧馳王之業
平域中之禍亂掃天下之虔劉以盛德大業之尊堂開階

立墜之重及其山崩海竭日薄星迴歷數不還謳謠遂遠
元子賓周而建國二王之車服可尋上卿翼宋而承家三
命之本冠再襲是故陰陽混合洩符瑞於平鄉宇宙氤氳
灑林嶺於闕里龍跋而龜背月角而雷聲有軒帝之殊姿
有殷王之異表山開遁甲尼丘落於紫垣星掌巫咸鈞鈐
墜於蒼陸淨光童子來遊震一作旦之郊乾象明靈一作
俯下庖犧之國十五而志學三十而有成申下問於伯陽
屈帝師於郊子天爲木鐸九州知發號之期吾豈匏瓜一
國有來蘇之望常疑作登委吏稍踐中都天下可臨諸侯取則
以之禮而國定司空之官以成禮以之義而國平司寇之
官以成義掌山林於夏典物得其生聽獄訟於官秋人忘
其死大夫亂法仍行兩觀之誅陪臣執權即問三雍之罪
強公室而集無弱私家叙君臣而集無明長幼用能使犧牲秬

鬯不登闈闔之庭羽戟旌旄不列壇場之位當是時也三
光薄蝕九土分崩夷狄有君中華無主禮集作周京赫赫成

康之至教蔑聞魯國巖巖賢聖之餘風可墜河圖未出吾
道不行周流八方經營四海治政集作亂運也窮通命也荷天

下之至聖仍逢盜跖之軍仗天下之至和猶有匡人之逼
德生於我樂天命而何憂文不在茲臨大難而無懼使仁

者必信安有伯夷使智者必行安有王子豈三千擊水牛
蹄不能鼓橫海之鱗九萬搏風雞羽不能扇垂天之翼然

後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或屈伸
於季孟之間或動靜於魚龍之際下學而上達將聖而多

能博而無名信而好古察殷周之禮樂損益可知觀杞宋
之文章賢才不足數年學易伏犧龍馬之圖三月間詔媯

帝鳳凰之曲信在集作乎德術集作行非數貫於神明集作四集作時意

見乎辭制作侔於造化已所不欲則一言可以終身人之

莫違則一言可以亡國惡鄭衛之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

家榮辱定於樞機褒貶存乎簡牘精誠密召北門集作辰集作開

紫掖之星福應潛來中極敷玄雲集作涌集作之氣若乃知幽

明之故見天地之心有感而遂通不行而克至年當甲子

替知啓漢之萌運音集作叶宮商預察亡秦之兆星移大火

追責天司月入陽街純集作無勞行集作雨備季栢子羴羊之

井推木石之槨祥陳惠公集隼之庭驗蠻夷之貢賦然後

歷三辰而玉步照四極而金聲坐於緇帷之林浮於曹洲

之海門生七十仰天路以無階弟子三千望宮墻而不入

哲人之能事畢矣先王之至德行矣配乎二象不能遷必

至之期叅乎兩曜不能稽有集作常非之動南遊楚國遂聞

衰鳳之歌西狩魯郊獨下傷麟之泣夫子周靈王二十一

年冬十月庚子生至曾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卒凡
享年七十二于今一千餘歲泰山頽而梁木壞微言絕而

大義乖傳饗祀於百家奉琴書於十代秦始皇見登床之

識集作始亂衣裳曾恭王看壞壁之書猶聞絲竹漢圖起

於六千日賜金之禮載優魏德行於五千年刻石之風未

泯述文集有武者皆憲章於聖人修學校集有者僉折衷於

夫子自革集作韜玉歷毳幕瑤圖皇天無皐白之樹戎狄

起豺狼之釁摧六律絕笙竽塞師集作曠之耳天下之人

廢其聽矣散五彩滅文章膠离朱之目天下之人黜其明

矣我高祖神堯皇帝因三靈之寶歷藉萬國之歡心風起

北方月行中道削平宇宙集作戢干戈於羊馬之年彈壓

華夷照文物於龍蛇之代太宗文武聖皇帝昇瑤壇於曲

洛受玉版於平河經天緯地盪海夷嶽坐立宮而密轉紫

微光帝宅之尊戴黃屋以一作深居赤縣列一作神州之貴今

上天無私覆道不虛行馭六氣而平泰階乘八風而制羣

動星連月合層臺有觀羽之勞海一作晏河移直筆有書祥

之倦封泰山而禪梁甫千載同歸敞衢室而築明堂百靈

咸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若乃虞夏

商周之禮考正朔而三遷東南西北之人混風聲而一變

環林拂日映高柳而對扶桑圓海澄天走鯢池而涵象浦

粵以乾封元一作年有詔追贈夫子為太師咸亨元年又詔

州縣官司營葺學廟憑風雲於異代照日月於殊途死者

有知歿而無朽如綸如綍大君施號令之嚴匪扑匪雕上

宰極司存之敬長江令揚公弘農華陰人也即華山公之

孫大將軍之子朱宮帶地河明一葦之西黃闕中天神嶽
千花之北山川壯麗於區宇人物繁多於海內齊九龍而

閱步一門鍾豹變之榮襲五公而長驅四代赫蟬聯之社
出忠入孝誕秀興賢冠蓋城邑池臺鍾鼓英靈輻湊鏘鏘
萬玉之門嘉瑞駢羅濟濟千金之子是故北方多士太一
壯其集作一魁梧南國仙人中書偉其端雅倚桐可仰丹
漆兼集作重施照明月於宵懷吐清風於襟袖藏武仲之智
卞莊子之勇集作法可以為大臣矣韓尚書之臨八座發跡下
邳卓太尉之踐三階來從密縣自操刀入仕聞魯邑之絃
聲解劔分司察豐城之寶氣汝陰徐令代號無雙河內王
君時稱未有飛雪千里不能改松栢之心名都十城不能
動夷齊之行先是殊方暴客常集作恒嚴鉅野之兵絕磴
豪每縱潢池之虜集作虐數州常以為集作久弊政歷所不能
移行人為之聚衆集作排疑耕父由其釋耒公英謀獨斷銳氣
無前奮一劔而戮元兇馳單車而躡遺噍道旁牛馬並屬

羅衡縣內神明皆稱傳琰若乃山林猛獸動星象而垂文
江漢猖集作毗鼓風颺而作氣嚴城六閉未防虞吏之災
都市三言終有山君之暴公雄心裂皆壯髮衝冠按東海
之金刀飛北平之石箭岡巒不擾有符劉孟之城坑穿無
虞更似童君之邑自非愛人猶子視物如傷豈能躬斬兇
渠親除災害與夫赤繩不用道被於瑕丘桴鼓希聞化移
於京洛可同年語哉然後示之以禮儀陳之以庠序興役
鳩工集無此句憑三時之閑暇薄賦輕徭視集作規四野之川原依城
負郭青泥險磴斜連白馬之關赤岸長波遠注黃牛之峽
懸四刀而開益部照參伐於天光賦三錯而闢梁州集作絕
岷集作岐嶓於地德背山臨水掩全蜀之膏腴望日占星採公
宮之法度丹墻數仞吐納雲霞椽柱三間蔽虧風雨瑠璃
曉闕東宮雀目之窻玳瑁朝懸西漢虵鱗之楠圖光芒於

北斗聖質猶生赫符彩於連珠宏姿可想至於月衡月準
山額山庭侃侃星文堂堂日角莫不向之如在擬遊北上
之山望之儼然似矚東流之水博士助教某等西州問望
南國英靈駭飛兔於文場躍雕龍於筆海揚雄博識神遊
象繫之端李邵幽通思入機衡之表每至韶光令月朱鳥
乘春爽氣高天玄龜送歷瓊籙玉豆中堂奉先聖之儀石
磬金鍾南面習諸侯之禮華陽曾子鼓篋來遊蜀國顏生
摠衣請學絃歌在側集作聽還昇武騎之臺禮樂居前重觀
文翁之室祁祁茂德濟濟時英聖人千載之風儒者一都
之會丞主簿尉某等青田戒露望華蓋而長鳴綠地生風
下仙閣一作閣而直轡大夫貞節還居內史之丞文學明誠
集作猶盡歷南昌之尉鄉望姓名等王孫獵騎騁原隰
之盤遊公子文鋒叙江山之體勢符偉明以都官謝職逢有

道而相推趙元淑以郡吏從班見司徒而不拜僉以鄉閭
少事風月多懷命童子於雲臺就門人於相圃冬禮春詩
之化再造雙川淹中稷下之風一匡二集作三蜀若夫平南壯
烈沉流水於栽碑逐北勲庸集作元勲登燕山而刻頌庾太尉
新亭之墓尚有黃金鄭康成通德之門猶存白瓦況乎功
苞大象績被蒼生豈使銘典闕如音塵不嗣是則集作用雕墻
峻宇列冠蓋於宜城塞陌填街考春秋於太學小人狂簡
不知所以裁之夫子文章今可得而言也詞曰
西崑玉闕南海金堂惟惚惟恍一陰一陽三辰赫赫九土
茫茫太極天帝神州地皇驪連上古混沌中央降及軒項
終於夏商四時玉斗五緯珠囊聖德千載淳風八荒天開
赤籙日照青光識叶金匱兵符玉璜化隆文武澤盛集作切
成康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春秋代謝宗社危亡帝典無集作垂

象人倫不綱山河命德天地興祥禮樂三變文明一匡原
承少典祚啓成湯吹律丹鳳銜符一作白狼三仁去國再命
楯墻不有積善其何以昌降靈鄒邑誕哲平鄉月角摘彩
星鈴吐芒文行忠信恭儉溫良或默或語能柔能剛學而
不厭師亦何常通禮明德尊賢毀方古之君子昔者明王
道叶公旦神文帝唐攝官從事服冕端章示之以德臨之
以莊澤如春雨威若秋霜男女斯別尊卑克彰時逢版蕩
運屬悽遑入齊損味居陳絕糧登山極目臨水倘併無道
斯隱捨之則藏季孫大賚敬叔榆揚問官郊子受樂師襄
神明叶贊雅頌鏗鏘紫麟遙集丹鳥遠翔生靈水火家國
舟航功符日用德叶天長倏嗟崩嶽奄歎摧梁昧昧神道
悠悠彼蒼書開壞宅識識集作發登床與代輕重因時弛張
檀表黼灑藏沙漠壇場機衡慘疹載籍膏育汾河水白晉讖野
星黃軒電臨斗殷雷集作雲入房九圍臣妾八極城隍東序西序
上庠下庠粵性銅墨實號金箱集作相靈山地輔德水一天潢
芝蘭秀出羔鴈成行玉匣孤劍瑤臺驪驪集作是軒檣集作是右
濟猛移蝗風傳積石道被滄滄浪絲言渙汗經葺相望夏井
蓮植秋窻桂芳繡楹文琰綺綴明璫四注飛閣三休步廊
禮行釋菜敬盡明蕪圖非有若地異空桑伏犧書契女媧
笙簧匏土金石珪琮璧璋高門程鄭碩學王陽威儀秩秩
宮徵瑒瑒山棲鳥集作鳥水宿鴛鴦蜀門荷戟江津濫觴
落星高堰明月回塘丹碑不朽清廟無疆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五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六

儒二

兗州曲阜縣孔子廟碑一首 陳留郡文宣王廟堂碑一首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一首 柳州新修文宣王廟碑一首

處州孔子廟碑一首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記一首

兗州曲阜縣孔子廟碑

李邕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摧

大抵宣考神用建一作建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頽其揆

一也昔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朋徒合緒連禍則黃帝

興聖首一作重出群龍推下齊以君人儆勤略以戡亂逮至

橫流方割包山其咨轉死為魚鱸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振

拔殷一作隱憂導百川康四國粵若殷禮缺德微宋公用

鄩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粲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彛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者乎故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有異聞夫亭之莫如天藉之者莫者如地教之者莫如夫之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藉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傳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祈其教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正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激庸主一作君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誠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賦臣也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

之位序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與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黷和風清翳安足喻哉惜如九皇繼統而政醇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而理濟一作齊一時未有薄遊大夫僻居下國德教既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葉必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一人曷成名而可稱蓋取與而為大者也我國家儒教泱字文思啓或作庚天伸吏曹以追尊建禮冠而崇祀侯褒聖於人爵尸奠享於國庠是用大起學流錫類孝行勃悅施於萬一作方國光覆彌於胤宗三十五代孫嗣褒聖侯璉之子一作芝藏暉泊族賢元亨等或專門碩學一作儒罔墜于緒或餘波明哲載揚厥聲乃相與合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聽訟之樹詩云勿翦一則遇事遺愛一則感物允懷矧乎大聖烈風吾祖鴻美故國封井舊居川岳歟宜其悚神

馳魄膝行膜拜陳齋祭奠嚴祠樹繚垣以設防刊豐石一作碑

為表兗州牧京兆韋君元一無珪元字王國周親入才懿德明啓

風績一作俗休有政或作名教長史河南源晉賓字光國賢操孤興

清節特遠納人以禮成俗於師司馬天水狄光昭一無昭字字子亮

相門開祥一作雅道踵武聞義必立從事可行錄事參軍

東海徐仲功曹成陽蓋寡疑倉曹大原王道淳弘農揚

萬石戶曹博陵崔火連弘農楊履玄一無此兵曹大原王

光超一無此范陽張博望法曹安定皇甫佺東海徐光彥

士曹滎陽鄭璋參軍扶風竇光訓及曲阜縣令鴈門田思

昭主簿吳興施文蔚清河晏弘楷等宦緒通德儒林秀士

升堂覩奧遊聖欽風僉同演成乃共經始其銘或作曰

元天陰騰大明靈一作虛鏡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曰投艱

在此逢聖吞沙荐虐軒皇一作黃底定襄陵兆災夏禹文命

周道失序夫子應聘刑一作刑詩述史盛禮張樂雅頌穆清

訓詞昭灼片言一字勸善懲惡誘進後人啓明先覺六順

教興四維一作教皆作元一作茂功濟古至道維來首出列聖

席卷群才大名震耀廣學天開蒸嘗匝寓一作字誦習一作聲

窮垓帝念居室以光壽宮建侯于副環封厥中孫謀不泯

祖德斯崇乃刊聖烈用廣休風 一作皆唐文粹

陳留郡文宣王廟堂碑前編

陳兼又見獨孤及集

唐天寶十有一載歲次壽星陳留改文宣王宮七字前篇作

文宣王廟郡守河南道採訪處置使元公彥冲所以崇德樹風

敬教勸學也初公以三務前篇之隙分命前篇有司脩廢功

舉墜前篇禮而此堂也舊規僵前篇陋下宇將壞我是以

有經始之制冬十月丙午新宮成凡天下有道則文教

大洽為政者克廣舊典以尊先聖禮也浚儀令河東裴勝

叶恭大猷祗奉成績乃立石于前篇廟庭以旌盛德所庇云

有三才然後有剛柔剛柔交而利害作乎其中於是橫目

蚩蚩天不能節黃帝堯舜氏始以仁義拯溺其流及乎

夏商而周監二代有明堂之禮樂教之首也逮周集無德

下衰王室卑而五霸起彛倫墜而六學缺天將持其木鐸

以授後聖繇是周公沒五百歲而夫子生雲從龍風從虎

大道既作天下化成故夫子脩詩書以酌虞夏殷周之損

益而國風帝典備約魯史記以書二百四十二年之廢典

而亂臣賊子懼嗚呼集作鳥戲前不前篇有大壤何以見

聖人之全功乎粵若中都之制立民極也以匡頹風防不

為曲兩觀之法用重典也以去姦雄集作政不為苛夾谷

之會誅無禮也以尊兩君刑不為僭三預是邦之政而魯

至於道向使鳳鳥來河圖出東周之化其在魯乎嗚呼明

王未與亢龍無輔運匪我與德方何衰蓋弘其教前篇以

救物處其順以安時行藏屈伸與化推移集有其世衰也

揭仁義於天下其世平集作大來前也啓土宇于前篇身

後出入百代波流萬方孰不日用聖猷欽若祀典然後知

素王之德與天地並或曰夫子栖栖於魯衛陳蔡之間或

者其未智歟君子曰是智也聖人與時消息同彼憂患不

有匡蒲前篇之難麟鳳之感何以戒集作苟合安蒙求前

作使達者順時窮者知命然則卷舒之迹其可究乎奕奕

新廟庶人成之有以見誕敷之前篇德勿亟之化蓋黜聖其

楹玄端其服加釁器之等前篇正當宁之位王命所以寵

舊章也兩楹之下四科以班充公東序前篇西向集作嚮

費侯鄂前篇侯薛侯徐侯衛侯齊侯黎侯吳侯

要非耕封鄂侯

魏侯西序東向其餘未入于前篇室者畫衣冠於四墉集本

前篇作西墉配祭所以辨等威也議者謂我邦君於是乎建宏

規而播新命脩令典而崇明祀講義以度功前篇作懋功

以從時訓人以成德昭德以合禮六者禮之善物而時有

遷邑有改不銘考父之鼎紀奚斯之功是廢名也何以示

後嗣遂命客卿前封丘縣丞泗上陳兼志之

此篇見獨孤及集而梁肅作及集後序亦云述聖德

以揚儒風則陳留郡文宣王廟碑而碑末乃去命陳

兼志之肅出及門必不誤書疑及命兼代作英華總

目明言及作而八百十四卷并此卷重出却並作陳

兼未詳前卷已刪今存于此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劉禹錫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宣王廟暨學

舍于允隅革故而鼎新也前年公社與受鉞且董淮陽汝

南之師八月上丁釋菜于宣父之室陋宇荒堦不足迴旋

已事而歎乃詢黃髮有鄉先生前致辭曰自盜起幽陵許

為兵衝連戰交梓集作梓率無寧歲耳悅鉦鼓不聞絃歌目

不知書不害為智爾來生聚教養起居祖習壹出於軍容

今幸天子憐許民為擇賢侯此人人思治之時也公曰諾

吾當先後之於是元年脩我律以通衆志次年成郡政以

蠲民瘼季年崇教本以厚民風我言既從乃卜新宮漢水

之瀕城池在東登登其杵坎坎其斧繩之墨之鑿塗枘枝

梧載塗載奠集作載黜焉集作陵虛寢廟弘敞齊宮嚴闕

軒墀廂廡儼雅清潔門庭墻仞望之生敬外飾觚稜中設

黼幄嚮明當宁用王禮也堯頭禹身華冠象佩之容取之

自鄒魯及門覩奧偶形畫像之儀取之自太學尊彝籩豆

青黃規短之器秉周禮也犧牲制集作特非幣薦獻升降之節

遵國章也藏經于童擔斂器于虔擯講筵有位鼓篋有室

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助教指蹤有役夫洒掃有廟幹公又

割隙地為廣圃蔣其柔蔬而常道旨蓄之禦備捨已俸為

子錢集作推其孳贏而鹽酪釭膏之用給濟濟莘化行風

驅家慕恭儉戶知敬讓父誨其子兄規其弟不遊學堂與

撻市同繇是縻勇爵戴鶡冠者往往弭雄姿而觀習禮義

矜甲冑者知根於忠信服縵胡者不敢侮縫掖教化之移

人也如置郵焉冬十一月許人以新儒宮成來告且乞辭

欲行乎遠也公名崧字求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岐公弼

諧三帝碩學冠天下嘗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

損益統名曰通典藏在石室副行人間今孝孫聿脩集有字

形乎事業播于聲詩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年忝岐公

門下生四參公府近年牧汝州道許昌躬閱其政故不得

讓遂銘于麗牲之碑銘曰

許介韓魏四征之地兵興已還其闕顛顛示有儒宮軋于

兵間賢侯累止思樂泮水俾人嚮學王化之始便地爰相

新規鬱起廟貌斯嚴堂皇一作堂有煇秩秩禮物祁祁胄子

入于門墻如造闕里春詠集作誦夏絃載錫集作揚淑聲風于

閭閻決于郊炯途讓班白家尊父兄與化而遷其猶性成

昔之委巷相詬交侮今逢親戚不道媒語昔之連營誇力使

酒今遇賓客欽容集作相對拱手魯有泮林鳥革其音許崇學

數民悅其教鐫于圭石以志新廟

柳州新脩石本有立文宣王廟碑 柳宗元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推髡卉裳攻劫
闕暴雖唐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

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
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
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
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石本刺史
抑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士二
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泊乎二嬴財取
土木金石樹工儻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
安神棲乃正法庭祗會郡吏卜日之吉處告于王靈曰昔
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去代
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
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
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
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

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處州孔子廟碑前篇

韓愈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
為前篇然前篇有社祭土稷祭穀而勾龍與棄乃其佐享
非有石本前篇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其如孔子用王
者事文并禮集注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已或作
篇作下北面跪薦二字集作進退誠敬禮如視石本弟子
者勾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
德集注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勾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
常祀然其祀事前篇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已集
來未有如孔夫集作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効歟郡
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前篇脩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
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系至官能

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集作工改其石本無顏

子四字集作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前篇有子及

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或作伏生毛公韓生董生

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皆如

集本文粹其人又為置三字集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

前薦有又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前篇廟字集本文粹

成躬率前篇有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奠集本文粹

耆老嘆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

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詞曰二字前篇作

維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字先師所處亦窘

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前篇用勸揭揭

元哲為集作前師之尊群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

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集作俾後之君子無廢成美

琢辭碑石以贊攸始

此篇八百四十卷重出前已削去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記

杜牧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

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其集本

無其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

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強曰彼者能仁義蟲

官也可置之以置之言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置也遷良史

也而遷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

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恠之士時

二本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為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

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才二本賢破強齊幾於霸

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才滅六強擗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

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寤二本莫尊於天地
莫嚴於宗廟杜稷梁武帝起為梁國者以荀脯麵牲為薦
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為其奴散
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為之主陰陽鬼神為之
佐夫子巍然統而辨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
則其徒不為劣其治不為僻彼四君二臣不為無知一旦
不信背而之他仍旋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鬪
起是已所非是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
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為其辭是揚墨駢慎已降
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
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
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
廟碑曰天下通祀唯杜稷與夫子杜稷壇而不屋取

異代為配未若夫子巍然當門文粹用王者禮以門人為
配自天子至于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德杜稷以功
固有次第因引孟子曰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
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
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六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七

儒三

旌儒廟碑一首

福州都督府新學碑一首

麟臺碑一首

旌儒廟碑

文粹作頌

賈至

觀象考歷本乎元辨方正位稽乎極體元御極莫先於一作于

教教之大者一作無者字莫大於儒旌儒有祠我新典也昔秦滅

羲軒之制廢唐虞之則大搜學徒竭索儒黨懷書捧檄者

鱗集麇至然後罪九流之異論尤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

有道併命寃骸積於坑谷流血淬一作染於泉壤蹈仁義而

死者可勝不紀開元末天子在驪山之宮登集雲一作靈之

臺考圖驗地一作記周覽原隰見鄉名坑儒類漸猶在慨然

感亡秦之敗德哀先儒之道喪強一作或死千載遊魂無依

乃昭有司作是一作新廟牲幣有數以時饗祠祠一作因祀

命鄉號曰旌儒人神和悅怨氣銷散於戲秦皇帝以神武

邁古併吞六合掃天下以一篲剪一作群雄如衆草逮守

官一作罷侯大權在已自軒轅已降平一宇宙未有若斯之

盛也夫戡亂以武守武以文文以正崇武以權勝秦皇知

權之可以取不知正之可以守向一作使天下既定守正

崇儒尊一作六經之謀一作訓用三代之文質則黃一作唐

軒盛美湯武弘業不若也觀夫坑儒焚書之意乃欲蓋先

王之能事竊作者之鴻名鞋衆耳以前聞逞私欲於當代

此儒之所忌也秦之所志悲夫儒以恭儉為宗秦則疲

弊生人極力宮室儒以道德柔遠秦則竭耗中國勞師四

夷儒以宥過議賢秦則刻法峭刑賊虐諫輔儒以述先好

古秦則勞師師一作徇智燔一作棄墳典一作夫如是則秦

不得不滅儒不得不坑事之使然也今天子矯覆車之

前軌崇明祀於後葉秦之所滅廢我之所興斯區夏無

疆之林子孫萬代之副也昔武王封比干之墓則招諫之

道勸矣晉文表綿上之田則誌過之名立矣漢高護信陵

之塚則尊賢義之風著矣夫街揚三大教若激揚一作大教

廟食衆賢上以與天地之經次以存顛覆之鑒下以絕厲

災之昔建一祠一作而三德具焉鯁臣不敏敢作一作頌曰

於維先王設教崇儒乃作經籍訓六經一作為代典謨降及夫

子三千其徒再一作揚清風文在茲乎天喪斯文道有通

塞寔生暴秦反道敗一作德竊善攘譽師一作徇惑焚

書坑儒萬古悽惻牢落千祀微茫九原驪山之北坎窞猶

存草樹無色一作愁一作雲晝昏時聞夜哭如一作有冤

魂帝在華清登高訪古愍默

或作繁

頽漸悲涼榛莽上感亡

秦覆車遺武下哀群哲饗祀無主爰降嘉詔聿修清祠饋

之牲牢奠醑以時幽幽廟門肅肅靈儀冥漠一作冥求食長無

餒而粵自漢初逮一作于隋運一作閏亦有令主尊儒尚訓

闕典莫一作周崇斯文莫振昭昭神理長懷幽憤我后審哲

聰明文思敷弘大教咸秩神祇鬼無妖災人不癘疵俾爾

蒼生富壽無期小臣作頌敢繼刪詩一作皆唐文粹

福州都督府新學碑集有銘字

獨孤及

世與道交相興喪弘之者在人非庚桑楚不能使氓蚞莊

作畏壘大壤向微文翁蜀學不崇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

俗易民賴德施古今一也初成公之始至也未及下車禮

先聖先師退而歎堂室狹隘教學荒墜懼鼓篋之道寢子

衿之詩作我是以易其地大其制新其棟宇盛其俎豆俎

豆既脩乃以五經訓民考教必精茲誦必時於是一年人

知敬學二年一作學者功倍三年而生徒邇賢不肖學競勸家

有洙泗戶有鄒魯儒風濟濟被於庶政大曆十年歲在甲

寅秋九月公薨于位於是群吏庶民耆儒諸生兩泣廟門

之外若有望而不至號曰豈天不欲斯文之漸漬於東甌

之人歟不然何錫厥教化而不遐公之年也吾黨瞠然嗚

呼曷歸判官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安定皇甫政殿中侍

御史穎川韓贄監察御史河南長孫繪率門人部從事州

佐縣尹相與議以公之功緒明示後世謂及嘗同司諫之

列宜備知盛德善政見託論譔以實錄刻石曰公諱倚字

某皇帝之諸父宗室之才子寬裕愷悌孝慈中敬莊而成

式文而強力治王氏易左氏春秋酌其精義以輔儒行故

居處執事著書屬詞非周孔軌躅不踐也天寶三載應

選部辨論爲安陽縣

集無

尉中興之後歷御史尚書郎諫

議大夫給事中十餘年間周歷三臺言中彛倫動中大本

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家貧不樂清近求爲京兆少尹無何

出守弘農

集有弘農人四字

又移典華陰兼御史中丞華陰之近

者安遠者來天子以爲才任四岳十二牧之職大曆七年

冬十有一月加御史大夫持節都督福建泉汀漳五州軍

事領觀察處署都防禦

集作

等使八年夏四月龍旂六轡

至自京師閩越舊風機巧剽輕資貨產利與巴蜀埒富猶

有無諸餘善之遺俗號曰

集作

難治公將治之也考禮正

刑節用愛人頒賦遣役必齊其勞逸視年豐耗量入以制

用削去事之煩苛法之掊克者吏不奉職民不師教則懲

以薄刑俾浸遷善由是人知方矣公將安之也初哥舒晃

反書至公履

集作履

及於門遽命上將帥戈般下瀨之師西

與鍾陵軍會先拔循潮二州以授番禺推誠誓衆士皆奮

勇旣而大憝就戮五嶺底定民是以康繫我師是賴人無

姦宄寇賊之虞矣公將教之也考類官之制作爲此學而

寓政焉躬率群吏之稍食與贖刑之餘羨以備經營之費

而不溷於民也先師寢廟七十子之像在東序講堂書室

函丈之席在西序齒胄之位列于廊廡之左右每歲二月

上丁習舞釋菜先三日公齋戒肆禮命博士率胄子修祝

嘏陳祭典釋菜之日豐器用幣籩豆在堂罇壘在阼公立

端赤舄正詞陳信是日舉學

集無

士之版視其藝之上下

審問慎思使知不足教之導之講論以勗之八月上丁如

初禮歲終博士以遜業之勤惰覃思之精麤告于公斂其

才者進其等而貢之于宗伯將進必以鄉飲酒之禮禮之

賓主三揖受爵於兩壺之間堂下樂作歌以發德鹿鳴南

孩由庚嘉魚南山有臺以將其厚意由是海濱榮之以不
學為耻州縣之教達於鄉黨之教達於衆庶矣鄉黨公薨
之二集作年太常議按公叔發一作束修衛國之班制以
交四隣故易其名曰文孔文叔其勤公家夙夜不懈衛人
銘其彝鼎以公尊教勸學德洽荒服乃奏謚曰成詔贈禮
部尚書而刻金石之禮則闕而未備今也敢播德馨貽之
無窮其銘曰

公之文肅恭且仁宣力事君潤飾經術底綏斯民公之武
鰥寡不侮剛亦不吐率師勤王戡厥醜虜易俗集作移風
經始類宮百堵皆興孔堂崇崇四科以班乃侯乃公秩秩
祀典鏘鏘禮容大昕鼓篋集作學士萃止褒衣方履登降
以齒從公于邁樂我泮水我厘我里講論集作資始比屋
為儒後造集作如林縵胡之纓化為青衿公宜難老為學

集有者字司南反今斜集作日告凶實天匪忱翺翺和鑿兮不
聞遺音願言思公兮如玉如金鏤餘烈於此石以塞罷市
者之心

麟臺碑

常表微

大凡

二字一作夫

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應至靈

貺感通理合冥數昔殷道剝喪民罔攸歸於是文王以有
位之聖嗣成湯之德神人感義一作咸故鳳鳴於岐洎周德

陵夷

一作遲

道靡所屬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述文武之法

憲章聿修故麟見於魯于時王室無主禮法盡去天子之
尊存乎位號魯周公之所封用四代之禮樂遺風故典鬱

而未發仲尼以天生

一作縱

之德生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

文武之道觀廢興之運知作者在已位不得以庇生民摧
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喪斯民也而未喪斯文也乃綴絕

緒申舊章變其禮文酌為典憲擘五常之龜鏡連三綱之軌轍帝王之道幽而復明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錫嘉瑞光昭厥功顧一作故周敬魯哀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蓋春秋為王法之器魯國為王法所寄在其所寄以舉其器鼓仁義為舟航摧褒貶為楫擢一作篙秉橫流之波濟天下之溺上無列國之輔下無陪臣之助故道不信於天下而信於知一作智者法不著於當時而著於後代向使仲尼有滕薛之士得三家之眾與我王澤沛一作霈及蒸民則麟出於此一無其郊得其所矣豈復厄於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聖之道不彰麟不死則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於季孟靈瑞之出也得其時則名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罹於殘天是以一無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反時以自聖靈瑞能因時

以應感不能反時以自靈被厄於陳蔡獲麟於大野影響之應其符著矣春秋傳曰有以告者曰有麇一作麇而角者何一作而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夫豈不知乎蓋遜一作殺之而不敢有一作故示人以疑一作疑也元和五年冬十一月表微以滑之從事使於一作平鄆陽停驂訪古得一作經獲麟之舊壤且曰後之人築臺於此以旌厥德一作路感先聖之不遇俾麟出之一作非時徘徊道周乃作銘曰二儀既闢三像乃乖聖道埋鬱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一作同嗟麟兮孰為來哉周雖不綱孔實嗣聖詩書載刪禮樂大定懲惡勸善姦歸一作邪反正于嗟麟兮克昭符命聖與時合化行一作位為尊苟或乖矣身窮道存於昭豐邑栖遑孔門于嗟麟兮孰為其仁一作其運極數殫一作沒道一作德至時否楚國寢廣秦封益侈墻仞迫阨崎區

闕里于嗟麟兮靡有攸止世理則麟世亂則麀出非其時
麀鹿同群孔不自聖麟不自神于嗟麟兮夫何所云一作夫復何云

一作皆唐文粹

文苑英華卷弟八百四十七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弟八百四十八

碑五

道一

老氏碑一首

續唐故中嶽林玄先生潘尊師碑一首

老氏碑

薛道衡

自大極權輿上元開闢舉天維而懸日月橫地角而載山河一消一息之精靈上生下生之氣候固以財成庶類亭毒群品有人民焉有君長焉至若上皇邃古夏巢冬穴靜神息智鷄居穀飲大禮與天地同節非析旋於俎豆大樂與天地同和豈考擊於鍾鼓逮乎失道後德失德後仁皇王有步驟之殊民俗有淳醜之變於是儒墨爭驚名法並馳禮經三百不能檢其情性刑典三千未足息其奸宄故知潔其流者澄其源直其末者其本源源本本其唯大

道乎老君感星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爲姓未詳吹律
之本含灵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首自一作以老子爲號
其狀也三門雙柱表耳鼻之奇蹈五把十彰手足之異爰
自伏犧至於周氏綿祀歷代見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
居藏史杜史之職南疑朝屢易容貌不改宣尼觀歎龍德之
難知閔尹四望識真人之將隱乃發揮衆妙著書二篇
率性歸道以無爲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成卦
未足比其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顯晦用之治身則神
清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朴還淳旣而鍊形物表卷迹方外
蛻裳鶴駕往來紫府金漿玉酒讌衍清都參日月之光華
與天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擯落囂塵得其門者則騰驤
雲霧大椿凋茂非蟪蛄之所知溟渤淺深豈馮夷之能測
盛矣哉固無德而稱也莊周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

出是謂遁天之形雖復傲吏寓言抑亦蟬蛻之微旨也皇
帝誕靈縱叡接統膺期照春陵之赤光發芒山之紫氣珠
衡月角天表冠於百王明鏡衢罇聖德會於千祀周道云
李多難在時九鼎共海水同飛一作氣兩日與洛川俱闕天
齊地軸之所地食鯨吞銅陵玉壘之區狼顧鷓跄黃廷姦
宄鄭阻兵禍大縱毒螫將遍函夏神謀內斷靈武外馳應
擣槍而掃除仗旄鉞而斬伐共工旣翦重立乾坤蚩尤就
戮更調風雨宰制同造化之功生靈荷魂魄之賜萬方欣戴
九服謳謌乃允答天人祗膺揖讓升泰壇而禮上帝坐明
堂而朝群后昔軒轅顓頊建國不同大昊少昊邦畿各異
舜改堯都夏遷虞邑歷選前辟義存創造惜十家之產愛
兆民之力經始帝居不移天府規摹紫極仍據皇圖下宇
上棟務存卑儉右平左城聿遵制度朝夕正殿不別起於

駕鸞升降靈臺豈更營於鳩鵲憂勞庶績矜育蒼生念茲
在茲發於寤寐棘林肺石特降皇情祝網泣辜深存寬簡
非一作狀疑之氣延閣廣內考集群典石渠壁水闡揚儒
絕城牛一作業綴五禮於將壞正六樂於已崩總章溺志之音太師咸
功之頌承華養德作貳東朝外正萬邦內弘三善兩離炳
曜重日垂明永固洪基克隆鼎祚重以維城盤石多藝多
才良佐寶臣允文允武爲王室之藩屏成神化之丹青致
世俗於潤塗納烝民於壽域旄頭垂象窮髮成形獯獫作
患其來久矣無上筭以制之用下策而難服自我開運耀
德戢兵感義懷仁稱藩請朔稽顙款塞匍匐股掌狎狗夜
郎之所靡漠桑疑榆之地咸被聲教並入堤封閩越勾吳不
衍貢職夫餘肅慎無絕夷邸遐邇提福文軌大同自三代

之餘六椎競逐秦居閔位漢雜霸道魏氏則虐深華夏有
晉則化成戎狄降斯以後粹駁駁不分帝迹皇風寂寥千載
天命聖德會昌神道變億兆之規聽復三五之規模固以
幽明贊協荷疑作符疑作瑞虎炳千年靈蔡著天性以以効徼三
足神鳥感陽精而表質春泉如醴出自京師秋露凝甘遍
於竹葦星光若月雲氣非煙三農應銅爵之鳴五緯叶珠囊
之度信可以揚鑿動蹕肆覲東后玉檢金繩登封岱岳而
謙以自牧爲而不宰尚寢馬卿之書未允梁龜松之奏在青
蒲之上常若乘奔處黃屋之下無忘夕惕雖蒼壁黃琮事
天事地南正火正屬神之提猶恐祀典未弘秩宗廢禮求
言仁里尚想玄極壽宮靈座麋鹿徒倚華蓋蜀壇風霜凋
弊乃詔上開府儀同三司亳州刺史武陵公元曹考其故
迹營建祠堂皇上往因歷試惣斯蕃部猶漢光司隸之所

魏武兗州之地對苦相之兩城繞渦穀之三水芝田柳路北走梁園沃野平臯東連譙國望水置塾揆景瞻星擬玄圃以䟽基橫玉京而建宇雕楹畫拱磊砢相扶方井圓淵參差交映尊容肅穆僊衛儼而無聲神館虛閑滴瀝降而成響清心潔行之士存玄守一之儔四方輻湊千里波屬展如在之敬申醮祀之禮顯仁助於王者冥福資於黎獻允所謂天大道大唯深唯幾者矣若夫名言頓絕幽泉之路莫開形器不陳妙物之功難著騰茂實飛英聲圖丹青鏤金不石可以已而在茲乎歲次躬祥律中姑洗大隋馭天下之六載也乃詔下臣建碑作頌其詞曰

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夷地

紀一作四維地

八桂承天叢紀生類

聚廣谷大川至道靈運神功自然五精應感三微相繼樹以司牧執其象契帝迹慙皇王猷謝帝上德逾遠淳風漸

替時乖澹泊俗異沖和尚賢飾智懸法張羅內修樽俎外

事干戈魚驚網密鳥亂弓多真人出世星精下斗龍德在躬鶴髮垂首解紛挫銳去薄歸厚日角月角天長地久小

茲五嶽隘此九州逝將高蹈超然遠遊青牛已駕紫氣光

浮玄門洞啓神化潛流賴鄉

一作相城

舊里渦川遺迹古往今

來時移世易靈廟凋毀祠壇虛寂九井生桐雙碑碎石惟

皇受命迺神迺聖響發地鍾光垂天鏡宇宙開朗神妖氛蕩定曜魄同尊參神取正流沙蟠木鳳穴龜林異類歸款萬

方宅心鴻臚納賁王會書琛青雲干呂薰風入琴化致昇

平家興禮讓永言柱下猶慙太上乃建清祠忒圖靈狀原隰

爽塏亭臯彌望梅梁桂棟曲檻叢楹烟霞舒卷風霧

疑作風露

淒清僊官就位羽客來庭攘攘簡簡降福明靈至神不測

理存繫象大音希聲時振高響遐邇讚頌幽明資仰敬刊

金石永播天壤

續唐故中嶽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集有頌字陳子昂

尊師業尚冲密勤志少幽深理心事天所保惟畜絕聖棄智
不耀其光故真感冥期珍圖秘學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也若乃崇標曠迹遐情遠意志摩青雲蓬視紫闥高宗每
降輿輦親詣精廬尊師身不下堂接手而已每歎曰大丈夫
夫業於道不能投身霄嶺滅景雲林而疲痾此山以煩世
主吾之過乎集作也遂欲東來蓬萊孤舟入海屬天皇躬篤
斯道析款逾深踟躕山隅絕策未往既而金格有命鑣轡
遺區於戲昔姑射有神人堯輕天下崆峒有至道軒轅屈
三字集作軒右順風玄真高蹤萬古同德何其盛哉尊師有
弟子十人並僊階之秀然鸞鴛鳳骨眇暖雲臨二本者唯
穎川韓法昭河內司馬子微皆稟訓瑤庭密受瓊室專太

清之業遺下僊之儔谷汲芝耕服勤於我蓋歷歲紀也始

尊師受錄於茅山昇玄王君受道於華陽隱居五層陶公

陶公至子微二百歲矣而玄標僊骨雅似華陽夫階真蹈

冥練文粹景遊化者其必有類乎法昭等永惟尊師靈迹

洞業高深邁古而棄世往矣其若之何乃斲石幽山申頌

金鼎二本頌曰文粹其辭曰

觀元化兮求古之列僊得瑤圖與金鼎信元符之自然神

與道而惟一天與人兮相連苟精守以專密必駕景而陵

煙丹丘不死兮羨門子黃門二本度世兮吾體玄玄之世

德四字二本洵淑美冲心養和寶元始初學茅山濟江

水乃入華陽洞天裏道逢真人文粹昇玄子授以寶書青

苔紙令守崧山玉女峯雲栖窮林今五紀聖人以萬機為

貴而我以天下為累聖人以大寶為尊而我以天下為煩

是以冥居於崐崘寄遺跡於軒轅有唐高宗考天子之光
好道樂僊考思文粹有雲鄉千旌萬騎考翠鳳張二本邀我
文粹作汝海考箕山陽朝拜白茅夕紫房齊心潔意緬相
望析問玉真及玉皇何以得之受天昌黃庭中人在子身
窈窕冥冥精甚真去汝驕氣與淫神勤能思之道自新粹文
作相親集遂解形而遺世乘白雲而上賓弟子不知其所
作自新也乃刻石以思真
往集作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八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九

碑六

道二

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一首 江州沖陽觀碑一首

衢州開元觀碑一首

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 盧照隣

若夫三清上列瑤闕控日月之圖八洞深居貝闕吐山河
之鎮雖復扶桑大帝傳赤字於東華安寶神君受青符於
南極猶未能發揮不宰復歸無物之功開鑿妙門言謝有
為之業其馮馮翼翼百姓存焉而不知杳杳冥冥萬夫死之
而無愠獨為衆化之宗者其唯元始天尊乎暨乎整整疑作
為仁跛跛疑作為義鴻臚傳小儒之具緘滕為大盜之術
堯禹生而天下火馳姬孔出而羣方鼎沸則有氤氳帝祖
發皓鬚於東周兆朕皇輿飛紫雲於西道鳳交開景返徐

甲之營塊龍光照天杜宣尼之神氣得一吹萬有大造於
蒼生把十蹈五樹靈基於寶祚能使秦皇東指見赤舄而
長懷漢帝北遊望青煙而下拜於是靈山水府俱爲練玉
之場甲第離宮多入空歌之地青牛道士案錦節於中都
白鹿仙人列瑤壇於八表乃劔門西拒叩關南望星橋對
斗像牛漢之秋橫月破縈城疑兔輪之曉落武騎遷昇之
路冠蓋雲飛文翁講肄之堂英靈霧聚巖開菌桂蘊金碧
之祥光礪吐大挑積神仙之粹氣至真觀者隋開皇二年
之所立也尋屬煬帝驕淫蜀王奢僭冕旒多事有慙七聖
之遊几杖不朝未遑八仙之術紫臺一作蓋初構霜露霑衣
碧洞新開蓬萊變海仙居制度與雲而共屯雷帝象威儀
將市朝而猶梗皇家纂戎北谷乘大道而驅除盤根瀨鄉
擁真人之閶闔高祖以汾陽如雪當金闕之上僊太宗以

峒山順風屬瑤景之下視武皇帝凝旒紫閣懸鏡丹臺運
璇極而正乾坤坐閬陽而調風雨變銅渾於九洛鱗羽登
歌鳴玉鑿於四清煙霞變色焚符破壘更聞繩燧之初培
斗折衡重覩人倫之制銀書紀岱山登日觀以論功玉牒封
梁下雲丘而按美千齡胎化中疑以駕羽之期萬歲巖音獻
以華封之壽耕田鑿井者不知自然鼓腹擊壤者不知帝
力嗚呼豈非道風幽贊之效歟乃迴輿詔蹕親幸譙苦奉
策老君爲太上皇帝仍令天下諸州各置觀一所於是碧
樓三襲上接虹蜺絳闕九成下交星兩疑作兩乘雲御氣日
夕於關山薦壁投金歲時於岳瀆此觀地當極一作極要任
切會昌南隣覆錦之城西逼吞珠之界使星連注皇華結
轍旣而綠地榛蕪朱宮版蕩非夫位膺金策名載瓊軒爲
紫帝之羣賓列黃庭之上格孰能居此一無此二字棟梁平圃

丹雘長樓大閑流電之庭廣制明霞之宇觀主三洞法
師姓黎諱某廣漢雒人也金天命秩即有天地之官火
正分司實掌羲和之任夏殷之際代爲伯相或食邑於
魯或書社於衛故魯之黎城衛之黎陽即其地也魏晉
之交或立功於吳剖符於蜀在吳者其後封於壽春黎
將故城有黎氏之墓石文石關之一作文字存焉在蜀符堅
時奉爲蜀郡太守北齊時練山爲益州刺史故子孫因家
於蜀法師練山之六代孫也祖宗父泉州一有字並爲州郡都
主簿平正七職之任蜀文公之好智固讓朝恩秦子整之
多才終從郡辟儀體禮式鄉校取式於公曹獄訟章程府
主責成於平正時無留事復聞坐嘯之談野有讓耕重聽
行歌之樂玄珠結慶剖江漢之圓流紫胞貽社動岷精之
重曜豫章七歲非復常材朝陽五色豈云凡鳥初登小學

笑孔墨之神勞一見玄書以彭聃爲已任玉笈雲囊之術
龍緘鳳蘊之圖莫不吞楚夢於曾中指魯城於掌上臨長
水而飲犢不就堯微卧澤而牧羊徒勞漢使冥丘聳駕左
肘符觀化之辰諄壑停裝橫目傳栖真之地貞觀之末有
有昭慶大法師魁岸堂堂威儀肅肅列疑作梨圓冠而楚疑作楚俗制
橫大帔一作帳而抗山谷聲若坻頽辯均濤發仲尼河日飛電
驚人子貢斗唇連環動坐昂昂不雜如獨鶴之映群鳥一位
矯矯無雙狀真龍之對芻狗于時三蜀耆老咸相謂曰興
大道者其在茲乎初襲羽裘且莅貞陽小觀纔麾玉柄已
馳天下大名尋而廣漢士人固請法師爲靈集主觀去長
桑之故苑臨隱莊子之斯疑作新丘經之營之旣彫旣斲
銀臺中天而孤出珠樹匝地而叢生同赤城之建標有黃房
之貞構觀中先有天尊真人石像大小萬餘區年代寔深義

範凋缺沉沉寶坐積萬古之埃塵邈邈瓊顏被千齡之苔
鮮法師睹斯而流涕曰不圖先聖尊容零落於此是重眩
即路無胶錯未哀擲沐幾於四時栖遑周於百舍誓將崇
輯事畢然後寢食爲期鄉曲爭持錢帛競施珍寶費餘巨
萬役不崇朝還開紫翠之容更表圓明之色行益州刺史
駙馬都尉喬君主壻懿親勲門盛族任高方面寄切西南
法師道叶半千神疑正一而至真福地荒涼日久不有上
德其誰振之又表請師爲至真觀主法師升堂慷慨吐納
玄科攝齊寮亮分明紫訣詞鋒雲鬱觸劔石以飛揚義壑
泉奔橫玉輪而浩蕩入其門者披煙霧於九天聞其音者
聽咸韶於三月由是戶外之履魚貫江山堂下之賓鷹行
關塞黃老之學復於今矣則有王孫之黨都公之倫名亞
春陵氣高韓魏鸚裘玉劔散圓庭以陸離驥子銀鞍委山

衢而沛艾法師以茲衆施即於天宮後起大講堂并造長
廊二十餘文琳堂鬱其峙起星闈忽以環周仰叫窳以嶙
峴下崢嶸以廣朗陰娥假道窺玉女於南軒陽烏迴轡疑
青禽於北閣又於觀內鑄銅鍾一口重七千斤立石壇三
級周迴一百步懸黍璣於碧落明月流光建瓊乳於玄都
飛霜蓄韻壇開錦砌類江浦之澄霞庭列瑤堦疑崑立之
積雪每至三辰法會八景境一作非真遊霓裳蕩耀魄之華羽
蓋轉風雲之路通天巨景兼造化之全模帶鳥銜虹連飛
動之奇勢信可謂德光而功濟道勝而明揚者也前長史
范陽公一代羽儀門傾四海前長史譙國公兩朝肺腑威
動百城並屈銀黃俱伸交素法師雍容坐鎮嘯傲行藏雖郭
先生之禮峻晉侯蒙莊子之身輕梁相不能尚也若夫言
出於口龍驥所不能追行成於心王公所不能及悲懷絢疑作

物風雨晦而逾勤苦節橫秋冰霜急而愈固尸居環堵而
歲計有餘道周梯稗而日用無竭又於學射靈山別立仙
居一所即至真之珠庭也栽松蔣栢與月樹而交輪刻棟
彫甍共星樓而接翼蒼郊却倚猶太行之北登錦肆前通
似灞陵之南望華表千年之鶴未見成都津亭八月之龍
時歸鄉里法出家入道三十餘年弟子所得觀師施不可
稱量盡入修營咸供衆用見諸疾苦便開五色之囊遇彼
饑寒輒有千金之費巾拂之外餘無所留凡所經過洪濟
多矣法師又於咸亨二年正月十八日寢疾之際聞空中
有聲曰天上今欲相煩爲玉京觀主法師辭以至真功德
未就固請不得得一字無行少選之間所疾便愈左右侍者無
不同聞自是遠近道俗咸共驚嗟曰天下疑作上知余不肖將棄
余矣上座監齋某等並流迴左映策地景於丹田浩氣中

升養天倪於紫室雖復同班玉藉並列仙宮

一作官

每屈宗

師之道仍修弟子之敬亦猶披衣齧缺同德而相尊雲將
鴻濛比肩而相下大弟子並仙庭十哲道家童師閉門練
火陪嘯父之高明一作肆驅筠記壺公之遠御咸用輯瓊臺
之墜典正騫樹之積風散在人間敷揚道教可謂庾桑棊
靈莊子作畏壘致大壤以匡時范相鷓夷行計然而濟俗僉曰

吾師也整

莊子作作

萬物而不以為戾

莊子作義

利萬代而不以為

仁道遙乎有無之表仿惶乎塵垢之外東郭順子無擇存而不論
伯昏人禦寇論而不議豈使爲山九仞道不列於珠簪庭築
館三林功未書於瑤版下官迷方看博邀赤斧於萬一作寓
山失路乘槎問君平於蜀郡汾陽處子目擊而言忘漢陰
丈人德全而機謝是用搜竒井絡題片石於靈丘觀藝協
晨見乘雲之飛將蒼蒼中野同銷地媪之媿眇眇太初獨

昧天師之化其詞曰

象帝之先其誰之子徒觀其妙莫究其始果而勿代為而
不特強為之名謂之道紀其一 大朴去季孝慈已彰邈邈帝
祖繩繩帝鄉曰神曰聖為龍為光千年受錄萬古稱王其二
於鑠帝唐丕承天秩道風吹萬玄猷配一五載乘雲三山
禮日薦壁延士投金訪術其三 地方輿井城連劍闕錦瀨開
霞嶠峯吐月白雲舒卷青山迴沒其四 一作閣香飛桃源花
發其四 紫宸高映丹宮洞開巖舒金碧地起樓臺鶴飛龍度
鸞歌鳳迴星雨交接風煙去來其五 寶龜涵影玉顏乃睽神
劍九光華冠萬變其一作日軒朝啟雲歌夕轉紫樹瓊鍾玄
壇竹院其六 偉歟上士昭哉至人笙簧道德粉澤人倫汾陽
處子箕山外臣遂荒白屋奄有玄津其七 玉局將墜金塔無
主草滋紅壁苔凝繡柱忒佇賢才崇其屨其八 疑作福矩庭霞煥仙

一 徒霧聚其八 縹緲四真雍容十哲俱升紫宇並遊清節松子
一 排烟焦君卧雪辨雲懸寓神遊朝徹其九 玉壘迂坤珠鄉勝
踐鍾鼎紛藹江山悠緬薛縣池平萊川水淺懸日月於鼇
極播天人於鳳掾其十

唐江州沖陽觀碑

李暹

夫大易究天地之心老經遊道德之奧非先非後無始無
終不行而至不疾而速跨億齡而超萬祀不以為長馳寸
晷而迫分陰寧云是促寒暑乘之而斡運四時行矣動植
稟之以資生萬物成矣若乃注元精而懸斗極皇運以興
陶正氣以立乾維帝圖爰起故軒后以道登于雲天唐后
以德遜子尊位其餘法寶曆揔璿衡皆以沖妙宰域中玄
通御天下逮秦皇慢德漢武驕真幸集靈之宮遊析年之
館心非至懇意屬無厭徒健羨於一時竟貽嗤於萬代眷

言魏晉咸瓌焉迄至陳隋並區區者是知道之昌也無為
之化若斯道之喪也有累之求若此然則否終則泰窮變乃
通得之一朝必復昌運我大唐之御極也應盤古而開混
沌法太一而掃攬槍降靈元始之前提象太初之外乾
坤翕闔飛龍之德在天河洛經通神馬之圖出地高祖神
堯皇帝鑣宮授錄推亡懷負勝之圖太宗文武聖皇帝豐
戶收祥馭朽握瑤光之運高宗天皇帝大撫大鈞而司左
契執大象而御中樞籠徽於七十二君飛英於萬八千歲
中宗孝和皇帝小心恭孝天度寬仁上奉宗桃下安黎庶
睿宗大聖真皇帝神功不宰聖謨廣運以由庚而安壽域以
洪範而享昌年開元神武皇帝奕代重光創業垂統撥亂
反正應天順人和微知章朝北辰而刊玉惟精一作會九牧
而鑄金惟幾也能使遐邇肅清惟神也能使幽明暢謚濛

泥抵於暘谷同文同軌大板際於冰丘一尉一候其公卿
也則伊周贊翼其牧守也則邵杜綏懷文以化成虞庠有
簞金之業法惟刑措夏臺鮮辨璧之疑爾其南畝澄清有
如京如坻之積東山舉逸無在過在軸之幽大樂舉而音
律諧大禮備而威儀整民一作知和樂人識訓章加以九

包六象之禽止庭巢閣雙舸五蹄之獸入囿馴郊慶雲舒
玉葉之陰甘露洒金莖之潤海貝積而江珠蒲山車至而
澤馬來其餘絕瑞殊尤應圖合諫者不可勝紀焉由是赤
駱青旗坐明庭而頒國政金繩玉版封日觀而紀天符曷
以臻茲蓋皇上得玉真之要道也故能範圍三大陶冶六
虛俟其偉文選而眇其美矣沖陽觀者梁普通三年刺史
邵陵王奏置奉詔造焉其觀當置之際山頂當常有雙鶴栖
託每天氣清朗日色精明西飛雲衢東至廬岳其居也乃

爽塏之層阜博敞之奧區南眺平原北臨激水松子之峯
非遠王喬之嶺猶存左對崇崑右瞻穹岫排雲掩日皆陰
向陽狀若帟屏圖經之數載矣以其仙鶴冲翥居處向陽
二美可嘉故有冲陽之稱矣其地也上躔景緯牛斗寓其
精下料山澤廬江嶮其鎮徒觀其夫一作數峯朶壑而浪水
灑階風被邃灑一作庭雲葉鏤棠瑤林玉蘂鬣歸三珠之麗
邃宇崇堂依稀七寶之節真容式備道氣殊高少華金童
捧金鑪而入侍太清玉女持真訣而來儀鑿沼營壇宛在
風塵之外藥堂經藏蕭然松石之間此實玄聖之殊庭列
仙之遊館也逮于垂拱四年冬遂爲野火所侵回祿揚光
軒廊發燄崑山之燎及芝田麋氏之災煙侵桂棟致喪令
玄門始毀仙構俄傾迄至開元之初猶闕真君之院爰有
北岳先生洞玄蘇慕道等凝真北谷養素清溪長往之迹

愈高幽貞之志彌遠多端濟物寡欲探微痛此荒蕪乘茲
捨施衣布之外衾被罔留撫遺迹而興工想全摹而崇尊

日役收勸風匠是憑洞關

疑作

妙門式圖真彙炳乎丹鋪

翠幌奐若秋水春臺鏤度玄關重裝昔像影升玄籥更飾
仙儀鳳憇龍盤宛然功備把十蹈五鈎繩極妙能事斯畢
不其然矣刺史趙郡李訥弓傳虎石將軍橫北塞之勲構
襲龍門司隸擅東都之望愷悌君子名教中人詞場則蘭
桂叢生學海則蓬壺對出聲流宸扆道暢黎蒸風行三月
之春人荷二天之福別駕趙郡李承胤即州將之族父也
長史京兆常公胤司馬滎陽潘公綬並題輿九派展驥三
梁雅譽邁沂上之歌美政完荆南之價化宣千里無勞庾
亮之書功贊六條自得應詹之佐司功參軍長孫子尚司
倉參軍姚令珣負外司倉參軍江克勵司兵參軍孫司弼

司法叅軍張廷祚叅軍陳德直嚴幹等八音繼響以同舉
五色睽暉而異趣鳳藻揚日鶯遷弄春梁竦深耻屈爲州
縣王彬博綜甫就典兵徐稚枉器於功曹揚球屈聲於從
事豫章擢七年之秀鷓鴣即六月之圖縣令黃撫主簿周
暉尉宋不羈孫匪逸等並倚桐杞梓珠貝球琅禮樂專門
詩書領藝家邦共理忠孝相資博通應時恭勤揆務嚴明
旣斷摘伏如神割滯豈異於解牛繩憇不殊於逐鳥鄉人
揚公定周仁珙等茂族高門魁岸豪傑或挂冠而從三樂
或結轡而騁九衢咸捨淨財以追冥祐具題爵里勒在碑
陰所冀證福今生銷災往劫某傾疑作因祗役齊沐朝真
躬謁崇祠覩茲勝躅悠然長想悵矣高風此際網維道明
析請雖幼懷輕舉竊好神仙未逢太上之家不遇麻姑之
席自惟庸鄙輕讚玄功何敢述其天倪但且書其甲子昭

宣不朽而爲頌曰

大哉元氣邈矣真圖寧窮妙象罔究鴻鑪道氣方振澆風
未敷發揮玄錄何賢墨儒其一睚盱莫測肝蠶難名蟬蛻滓
濁神遊太清沉尸載起枯骸更生韜光秘訣養正真經其二
變相疑作從彫驅淳入詐質文互起昏明通謝燧火御圖
觀龍演卦詭類千品殊形萬化其三於戲主唐異聖沖光化
吞邃古聲超上皇大幽允塞三靈再昌御九登運得一乘
陽其四稟疑作惟皇猷光宅天休張我玄籥清我道沅雙童
晚憇四子晨遊山棲白鶴關度青牛其五至人有爲重文是
考芸閣三襲琳瑯七寶海聖澄真天神御昊含漱靈液規
模玄老其六一人有慶萬姓攸資仰稽真宰式練精思往焚
仙桂今植靈芝惟其嗣美賴我尊師其七王命良臣作牧江
曲英英佐貳濟濟寮屬中和演化威恩動俗衆妙所歸群

生是屬^其廬峰之右吳江之南仙居隱隱邃宇耽耽道源
巨濟洞穴難探筌微思拙文何以堪^其

衢州開元觀碑

顧况

玉太上也謂之三清淵神靈也謂之三洞之法金洞璫玉
珮之書玉馬之券迴車畢道夫^{一作天}誥也負石填河師誓
也得之者上騰九天失之下者釁十祖故曰萬劫秘而五
千文行蕭武好佛法道士挑攬釋藏徒聊順帝旨強說爲
大教佛經故論者短之多稱道家唯有老子兩卷并蛙不
知尾閭也大哉玉皇上極金闕青童紫微扶桑之君仲候
左靈東華之夫人雖位在上清而猶臣妾玉皇太上已下
如陪臣焉凡三十六天三十六洞地道下通華陽林屋傍
通龍丘九巖其土神秀厥生道奧徐先生名含真中書侍
郎安貞之族子也傳八景之真文極^{疑作極}九光之靈符隸乎此

觀初棟宇壇墀惟彼瓦礫鬱爲草莽先生之功林堂象設
始吐光彩蕭寥同映養屯如氣蹈火吞刀之士不可呼而
來夫道可不遇^{一作過}文復何昌銘曰

天地未生聖人未作陰陽坎北日月磅礴道隱乎先氣流
形轉乃播群法靈神沃若奔景無天迴元豁落^其帝作玉
府以般靈居四輔之目^三之書不得其入曠劫秘諸臣清
拜稽顙以度^{一作度}寶魄之明浩輿^{其二}

况往常盜開靈書罰露天誥免冠自懲慮不咎塞戾夫其
文以自贖蓋欲鋪簡神明非爲道士所發自貞元辛未歲
九月哉生明余窮愁幽憤思以自適吟詠道篇以攄煩襟
時長安尉杜陵史鎬在焉爲余搦管揮洒後漢神仙之士
王次仲者善爲此書余今日見史侯如漢世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九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五十

碑七

釋一

此下十九卷英華所編失作者先後之次今正之

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一首

梓州飛鳥縣白鶴寺碑一首

益州縣竹縣武都山淨惠寺碑一首

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 庾信

蓋聞如來說法萬萬恒沙菩薩轉輪生生世界豈直優波提舍祇夜脩多而已哉是以熙連禪河質多羅樹七處八

會三清一作請是四說皮紙骨筆木葉山花象負之所未勝龍

藏之所不盡一作蓋雖復銀函東度金疊南翻秦景遙傳竺

蘭私記譬猶得海水之一珠不下崑山之片玉若夫人雲

深藏師子雷音梵志往生聲聞說戒雪山羅漢之論鷲領

菩提之法本無極際何可勝言弘農五張寺者南陽張元

高寓居此地昔者千金之族見徙五陵大姓之民移家六
郡蓋其流也元高五子負荷遺訓離經辨志並是成名入
室生光咸能顯德加以尊承慧業敬受法門兄弟同居共
捨爲寺加藍肇建即以五張爲名是知城居趙信仍名趙
信之城殿入蕭何即號蕭何之殿加以象馬無怯衣裘是
捨一作捨春園栢路變入禪林蠶月桑津迴成定水平輿雖盛
豈可獨擅二龍扶風最良不得專稱五馬寺主三藏大法
師法映映一作法邑主洛州刺史張降等財行法檀一作財
身心罄竭兼化鄉邑道俗數千敬造一功德輪見成三百
餘部雲書金繩金檢削之蒸栗之簡裝之酸棗之珠
並入香城咸封禪閣坐堂伏檻一作老非湘水之神綠房紫
的足擬恭王之殿高掌西望長河北臨鼎氣常浮爐煙咸起
戶牖寥廓吹萬龍門一無門字之風梁棟崢嶸落客二字作實河源之樹

僧徒雲集不遠燉煌之城學侶相奔更合華陰之市兩陝
昔分實基王化二陵全阻翻馳羽檄虞公屈產交亂風塵
邵伯甘棠彫零霜露雖復兼能共治未遣渡河之獸烽拏
是警實擾移關之民是以法王御世天人論道汲引四流
周圓五怖故能調伏怨憎消除結縛法水津梁得無砥柱
之難香山轍迹非復終南之險天子命我誠守此邦墨竈
未黔孔席無暖纔臨都尉之境即有樓船之役旣而南風
不競北道言旋幕府旣開邦君且止鄉俗耆老依然此別
屬茲法事須余制文聊以課虛爲銘云爾

舍衛之國祇洹之園三明極地八會窮源連河競說勝辨
爭論波提東度祗夜南翻非空即色離有無言達人止足
獨悟重昏身雖繫鳥疑作鳥心避騰猿禪樓却月義殿翔鷗
迴風香蓋反露珠幡西臨砥柱東北背轅河鳴陽轅峽山嚮

漢書蘇門蘇門翔禽歌轉流澗絃喧度河餘獸移關舊村昔為

畿服今成塞垣城疑廣武地似樓煩燿烽並照象馬單奔

無鍾襲宮有雨一作圍原不資十方誰釋三一作然風傾

地柱火及天元銀鈞永固金牒長存封君馬首方事南蕃

言從揚僕請謝劉昆用後漢劉昆虎度河事正

益州縣竹縣武都山淨惠寺碑 王勃

原夫帝機寥廓雲雷驅妙有之功正氣洪荒清濁構乾元
之象融而為川瀆結而為山岳五城韜海接崑閬於大都
八洞藏雲冠瀛洲於巨闕造化之所偃薄靈谷之所啓處
極緹油而縱觀詠頌寧殫出宇宙而高尋風煙罕測知玉
卮無當遐荒非視聽之津金榜所存城闕盡江湖之致何
必九蚪齊驚真訪銀宮八駿長驅遙臨石室武都山惠淨
寺者梁太清年中之所建也名山列岳之舊仙都福地之

湊黃龍負匣著寶籍於山經紫鳳銜書蔭榮光於井絡順

彌山頂仍開梵帝之宮如意山中即有經行之地爾其盤

基跨險列嶂憑霄日月之所竄伏煙霞之所梳倚飛泉溜

瀑蕩崩崖綠樹玄藤網羅丘壑飛塵作氣被萬吹於中巖

帝琰司寒宅千霜於北谷丹梯碧洞杳冥林岫之間挂廡

松楹寂寞風塵之表是稱英鎮實瞰崇岡閭閻當四會之

街城邑辨三分之地絲磧錦瀆下浸重巒玉阜銅陵旁分

絕磴山川絡繹崩騰宇宙之心原隰縱橫隱軫亭臯之勢

頃以黃旗夜徒紫蓋晨傾九服失圖三靈在疚姦臣躍馬

據柝版疑作坂而吟雲壯士聞雞擁陽關而嘯雨岷峨失險化

為鋒鏑之場江漢橫流非復朝宗之國禪宇由其覆沒法

衆是以凋淪國家奄有帝圖削平天豐紫宸反照皇階即

叙萬國順百靈朝幽顯再立華戎一揆燭龍韜景避堯日

於幽都雲鵬斂翼恢虞風於晏海以爲軒階具美功窮望
稷之臺漢道兼弘力盡初疑作幸之觀爰經寶地大啓祥

宮撫香象而高視鳴法螺而再唱龍垣淨土連帝道而重
光鶴苑崇基脫皇居而首出況乎山精舊壤下鎮偏隅天
帝遺墟上千躔次王舍城之宮闕白玉猶存給孤獨之園
林黃金尚在法物由其大備盛德所以相尋株杵奉天藏
之圖泉女獻山祇之籍離亭合榭因岸谷之高深疊觀連
房就岡巒之曲直丹崖反照畫拱相臨綠嶂斜煙雕簾間
出豐隆曉震次復審疑作而棲皇列缺晨奔望崇軒而愕
胎千香寶樹自起風煙九乳仙鍾獨鳴霜雪銀龕佛影遙
承鴈塔之花石壁經文下映龍宮之業虹生北澗即掛新
幡鳳下東岑還栖舊刹若乃尋曲岬歷崇隈周行數里直
上千仞蒼松蓄吹臨絕逕而踰寒黛篠防煙繞迴疆而結

蔭春巖橘柚影入山堂秋壑芙蓉光浮水殿亦有山童採
葛入丹竇而忘歸野老紆花向青溪而不返山神獻果送
出菴園天女持花來遊淨國實杳冥之秘訣託幽深之逸
境豈直淮南挂樹暫得仙家江左桃源終迷故老而已爰
有寬閣梨者俗姓揚氏其先華陰人也因官徙地家於縣
竹山分太華水帶長汾川岳會同風雲感召玄經素論侍
郎居八俊之英綠綬黃軒太尉列三台之首法師玉函降
彩金瓶探色振八解之遙源踐三明之廣路靈機入證窮
象載於初鬚妙諦因心釋羊車於弱冠三千法界由廣位而
出無明十二因緣自普濟而登彼岸弘宣誓願大極沉黎
揮覺劍而破邪山揚智燈而照昏室彌綸所被白馬盡於
禹同摧漸所開黃牛至于嶠冢虔誠樂土憩影茲峰迺以
貞觀九年寺於西院立七佛堂一僧舍星毫動牖月百分

堦彩鳳銜旒神龍負塔飛煙湧座龕龕切利之天香霧成
臺樹樹菩提之果朝散大夫行縣令清河張楚親承妙業
俯刊貞琰林宗有道伯喈無愧法師夙機少晤應變多奇玉
山中斷瓊林下雜之道林之好事語默方融釋惠遠之高居
風埃遂隔泊乎坐忘遺照返寂歸真城肆颯然若空山
黯而無色豈直巖枝泣血磻戶摧梁而已哉縣令劉照彭城
人也自礪山杖劍縮鳳曆於雲臺春郊授鉞嗣龍圖於白水
玉壘三分之胄下雜公門金陵一霸之基旁參帝緒翠綾
丹紱歷今古而先鳴人傑地靈冠山川而得雋君膺岳瀆
之秀挺風雲之會一作選昆溪劍鏑直照曾於疑楚澤珪璋潛
周履行魯恭明德方昇漢輔之階潘岳能文且職河陽之
縣仁徽可被闔境仰其風猷威德所加百城疊其霜彩尚
迺康莊妙域光開不捨之檀舟楫愛河昭暢無生之業痛

鷲林之殄瘁悲象教之榛蕪爰命緝興式光泉藪武礪龍
澗近分廬岳之圖金闕瑤臺更討瀛洲之記銘曰
武都仙鎮靈墟奧域邑動香城山開淨國磻流百道峰雲
五色谷暗藤斜山高樹逼千栢鶴列萬拱星懸分林構趾
接磴開壘臨堦竹樹遶棟風煙龕前恠石碇下秋泉綠崖
疏逕青岑拒室霧道相縈煙房互出葉濃磧淨花深嶂
密鳥度難尋猿驚易失簷分石竇地絡金沙舟丘枕月碧
洞棲霞松開野路挂列仙家仙鑪栢葉寶座蓮花砌因
巖曲橋隨峰返果出天厨香來仙苑玉鑄疑啓曙金鐙照
晚谷思鐘張山悲鐸遠閭閻踐勝銅墨高情聲飛別色望
動專城懸金道肆刻石山楹千載之後于嗟令名

梓州飛鳥縣白鶴寺碑

前人

原夫玉都瓊室紫垣光大帝之庭金闕銀堂玄壁杜羣仙

之域故能使神明有宅駕日月以長驅感知歸撫雲霓鸞
而上出斯則曾巢堦穴上皇迷棟宇之尊考室靈臺中方
識巖廊之貴然後冕旒前序提四海以為家登步大堦列
千門而有閱疑作閱 沉乎嶠山形見旁行草昧之先

光宅乾坤之右雖鶴林四閟龍宮與正法同亡而象化
東流鴈塔與遺儀繼起白鶴寺者蓋菩提寺之餘址梁武
皇之所建也香城福地之舊三巴五蜀之湊裂岷山之奧
域分井絡之榮光西包玉壘之墟北瞰銅陵之野南高列
第門庭萬家東戶連峰岡巒千里實伽藍之勝迹得迦衛
之英憑絕磴以圖規俯長溪而作固自金陵不競玉鏡
無章城池興南露之悲亭障切北風知候崩山闕水觸地
網而三分墜月奔星劃乾綱而五裂中原錯戾慈門為虎
豹之墟滄海橫流定水穴鯨鯢之浦懷山既蕩法象咸淪

林院榛蕪軒堂委寂遂使悲生棄井堙玉梵於三泉歎積
為山移瓊峰於九仞皇上攝千秋之寶運緒三聖之宏機
挾宇宙而先神御雷風而首出靈功不宰華夷沾共貫之
恩至道無思霜露得平分之序考楨圖於日慎寤寐同符
稽妙冊於羊力疑 幽明合貺然後東巡巨鎮初疑 六聖而撫寰
中南面天壇萬朝方而小天下皇威既暢寶應齊歸川岳
薦靈風煙動慶丹鳥抱日疑增帝閣之華素鶴低雲若赴
仙梵之會昔白魚黃竹業未峻於封崇赤鴈芝房名不登
於庭宇爰徵瑞典肇錫嘉名重興波若之臺更起招提之
院金繩夕布綿秀岳以開壇玉榜晨舒擁迴峰而闢戶爰
有弘演上人者法門之秀士也行超常凍思越恒饑悲淳
域之為墟喜皇波之普泛縱還舟於苦海驚浪旋夷比歸
馭於邪山靈關非險於是淨財雲委真衆烟馳如趨摩竭

之宮似向毗邪之國縣令梁弘悅首加甄緝縣丞梁敬一
親昭施典上憑天旨爭開舍利之壇俯會衆心競起須彌
之坐禺同故嶺石鮮堅華廣漢餘垆地多踈斥事闕經始
人懷祗懼重階不就空思天室之珉寶像無資未獲黎陽
之士豈非冥期肝嚮功參造化之外故能果層間發蓮眸
周映具齒含滋璿毫起照三十二相臨玉座以相輝八十
四儀擁金山而圓立層甍四合爍奔電於丹楹複殿三林
絡浮烟於翠幌因高積磴疑遷倒景之臺架嶮連榮立
迎風之觀瑯簷競注縈霧道以龍迴繡桶爭飛縹雲衢而
鳳矯寫歸禽於寶鏡誤接朝鸞圖走獸於文璫疑栖夕兔
雷霆蓄洩裁臨承雷之間烟雨飛浮未出層藥之下耀丹
青於菌壁妙跡疑存炳銑塗於蓮龕神輝自燭鏘鏘擱鐸
聲傳桂葉之風焰焰山爐氣結松陰之藹仰真容於始旦

蒲月晨昭窺列棟於方宵長虹夜發香泉激溜有符温淨
之池珍木成行無忝祗園之樹信煦尼之別府寔兜率之
殊庭者乎愛友上座法師等情機藻瑩戒律圓明披玉笥
以研芳候瓊鍾而肅慮禪姿曉映依佈同雞岫之前梵唄
晨臨髣髴像玉山之曲縣令獨孤儉等或鵬垂待運終爨
道於中台或蠖屈求伸且毗風於下邑鄉望儀曹等或鹽
泉錦室家稱二燭之毫疑作三蜀之豪左思蜀都賦云或
家有鹽泉之井又云三蜀之豪
抱朴懷仁舉擁雙流之美或以爲山川肆踐猶紀石於弁
州陵谷生哀尚沉研疑作碑於峴首況乎德因時盛慶流封
拜之辰名爲功登事屬文明之運豈可使璿猷被物終昧
焚於玄機金字韜華不題勲於翠琰敢作頌曰
眷塗茵疑謁靈機翕忽玉架天都金裁地闕法王利見香城
繼發鴈塔齊雲龍宮瘞月長江近域廣漢遺居禪扃共往

梵宇全踈迹均梁後義切秦餘山川牢落榛莽丘墟有聖
聿興惟皇降撫因天憑地爲雲爲雨日觀龍驤烟壇鶴舉
肇開嘉號重光淨土倚歟上士道場真政物覩成章子來
興詠土石呈彩人靈合慶寶座晨嚴金山夕映紫微分殿
青岑暇疑郭複岫縈樓攢峰跨閣月低璿鏡星連寶鐸彩鳳
將飛蟠虹未落森沉桂宇肅穆筠筠壇花明綠砌葉暗朱欄
溪留夏雪澗咽秋湍山虛梵冷谷靜鍾寒法衆爰依禪徒
戾止望風三蜀征塵千里頓首玄墀歸心翠袞業起疑作
有色功齊無始偉哉冥化妙矣能仁去來均迹前後俱身
寂滅爲樂般若爲因題芳翠琰敢詣靈津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五十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